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駱丞集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劉涓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田尹衡

校對官主事_臣張培

謄錄監生_臣儲夏書

欽定四庫全書

駱丞集卷三

唐 駱賓王 撰

明 顏文選 註

表

為齊州父老請陪封禪表

齊州漢濟南國治歷城縣后改濟南郡東漢仍
 為濟南國俱治東平陵晉移歷城劉宋割置青
 州西部於此僑立冀州后魏改齊州兼置濟南
 郡隋初罷郡存州后改齊郡唐復置齊州天寶
 初改臨淄郡尋改濟南郡乾元改復為齊州宋
 升興德軍文陞濟南府金因之元改為路今為

府山東道布政使司在焉

積土為封謂負土於泰山上為壇而祭之除地為壇祭於梁父史記始皇從陰道下禪於梁父是也封禪之禮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登太山為壇廣十二丈高二丈階三等立石三丈一尺其詞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民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百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尚玄酒而俎生魚下禪梁父主示增廣此古制也又有金策石函之儀詳見篇內註解禪本作壇變言禪者神之也唐高宗乾封元年春正月封泰山禪梁父

臣聞元天列象紫宮通北極之尊大帝凝圖玄猷暢東巡之禮是知道隆光宅既輯玉於雲臺業紹禋宗必塗

金於日觀

秦始皇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漢書李尋說王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孟康註紫宮天之北宮也極天之北極星也樞是其迴轉者也天文志曰北極五星皆在紫宮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太乙天皇大帝也與通極為一體西都賦煥若列宿紫宮是環春秋合誠圖云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紫微大帝室太乙之精也元命包云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運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大帝指高宗也張東之謂李多祚曰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是也疑聚也聚天下之圖籍而君之也尚書中侯武王觀于河沈璧禮畢且退至于日昧榮光並塞河青雲浮洛赤龍臨壇啣玄甲之圖吐之而去又曰堯帥羣臣東沈璧于洛退侯至于下稷赤光起玄龜負書出赤文成字原始曰辨為天子黃龍負圖封兩

端有璽文曰天皇符璽又見后露布握圖註玄猷如
玄功玄德之類言玄微之道也舜典歲二月東巡守
至于岱宗尚書序曰昔在帝堯光宅天下註光被四
表也舜典輯五瑞脩五禮五王註五玉即五瑞謂公
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卿執穀璧子男執蒲璧
雲臺見螢火賦雲物註又見帝京篇舜典禋于六宗
註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
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
宗尊也謂皆所尊而祭者塗金
見下文擬金註日觀見高四篇

陛下乘乾握紀纂三統之重光御辨登樞應千齡之累
聖故得河浮五老啓赤文於帝期海薦四神奉丹書於
王會瑞開三脊祥洽五雲

易乾九五象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黃帝圖金獲神
策得寶鼎冕獲問於鬼容蒞曰是謂得天之紀終而
復始纂三統指唐高宗繼高祖太宗也故曰重光或
曰文質三統亦通平子西京賦百辟乃入司儀辨等
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贄既奠天子乃以三揖之禮
禮之樞即天樞也見高四篇五老見泊河曲篇赤文
即上章凝圖註所謂赤文也太公伏符陰謀經武王
伐紂都洛邑陰寒雨雪十日深丈餘甲子平旦不知
何五大夫乘五車從兩騎出門外曰南海神祝融北
海神玄冥東海神句芒西海神蓐菽河伯馮修曰天
伐殷立周謹來受命又曰武王伐紂四海之神踐雪
來見淮南子古者至德之運珠玉潤澤洛出丹書河
出錄圖尚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甲子赤爵啣丹書
入于鄴止于昌戶其書云敬勝怠者吉云其文即
武王所受於師尚父者也春秋元命包云鳳凰啣丹
書于文王之都命曰維授金鈴師名呂氏類謀云受

赤雀丹書呂氏春秋云文王見火鳥脚丹書集于周舍故色尚赤又左傳裴豹欲焚丹書晏子春秋公遊于紀得金壺中丹書曰食魚無反惜民力也勿乘驚馬去不肖也漢書高祖定天下封功臣申以丹書之信此丹書又一丹書也顏延年赭白馬賦聞王會之阜昌知函夏之充物註周書王會曰成周之會鄭玄曰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唐太宗時顏師古進王會圖本此封禪書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籍禹貢所謂包匭菁茅是也註菁茅有刺而三脊封禪用以籍土祭祀用以縮酒齊桓責楚亦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

五雲見白雲抱幽石題註

既而輯總章之舊文紹辟雍之故事非煙翼較移玉輦於梁陰若月乘輪秘金繩於岱嶽

明堂之制東為青陽南為明堂中為太室西為總章北為玄堂天子按四時居之見月令云舊文者春秋傳云堯有總章之訪是也辟雖故事指文王也慶雲記非煙非霧郁郁紛紛是謂慶雲翼輔也較車兩傍橫木出軾者詩所謂猗重較者是也玉輦以玉飾車之名顛頊高陽氏乘結元之輦巡四海此乘輦之始山北曰陰梁陰梁父山之北也所謂從陰道下禪於梁父也天官書景星即德星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王者無私人則見封禪置書石函中繫以銀繩泥以金泥詳見下章擬金註岱泰山別名獻字

見諸
暨篇

臣等職均芻狗陰謝桑榆幸屬堯鏡多輝照餘光於連石軒圖廣耀追盛禮於擬金

老子虛用章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註天地施化不以仁恩任其自然其視萬物為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聖人法天地之仁行自然之化以養萬民亦不責其禮意又見疇昔篇淮南子曰西垂景樹端謂之桑榆詳見祝阿明府篇連石註玄中記堯臣羽壽作鏡今言堯鏡多輝以德言之也餘光見螢火賦軒轅黃帝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於是始有星官之書謝玄暉劉皇后哀策軒轅懷光註軒轅星若曜星也黃帝內傳帝與王母會王屋山乃鑄大鏡十二面隨月用之縱金即金繩也直者為縱或曰如篋業維縱之縱言其狀縱縱然也凡封禪當用玉牒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旁檢用金泥纏以五周以水銀和金為泥封之印以受命之璽又有玉匱長一尺三寸以藏上帝之冊金匱二以藏帝之冊方士皆言黃帝封禪故言追之也

然而鄒魯舊邦臨淄遺俗俱沐二周之化咸稱一變之
風境接青疇俯識獲麟之野山開翠屺斜連辨馬之峯
豈可使稷山遺民頓隔陪封之禮淹中故老獨奉告成
之儀

鄒魯臨淄時俱屬齊州二周謂西周鎬京今陝西
安府東周洛邑今河南府洛陽縣也一變見論語史
記漢策齊王之命曰於戲小子閔受茲青社比云青
疇亦以齊在東言之也春秋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
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
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詩陟彼屺兮註山無
草木曰此辨馬見久客臨海篇稷山齊地名虞喜曰
齊有稷山之館其下以待遊士在今山東青州府臨

淄縣西南十三里齊記補遺上有后稷祠故名淹中魯地告成祭祀畢祝告利成於主人言利養成畢也

鄒古國名漢置鄒平縣屬濟南郡晉為鄒縣屬樂安國后廢隋復置屬齊州后廢唐復置屬譚州真觀初州廢屬淄州宋景德初促治廢濟陽城金仍舊元屬濟南路本朝改屬濟南府鄒魯今山東兗州府詳

見后上衮

州啟註

臨淄古齊都營邱之地秦屬齊郡漢置營陵縣為北海郡治東漢又置臨淄縣為齊國治北齊省臨淄入益都縣隋復置屬北海郡唐屬青州宋屬鎮海軍金屬益都府元併入益都縣後復置府今改縣屬青州府

是用就日披丹仰璧輪而三舍望雲杼素叫天闔於九

重儻允微誠許陪大禮則夢瓊餘息仰仙闕以交懽就
木殘魂遊岱宗而載躍

就日見贈高四篇披丹開露赤心也璧輪指君之車
也三舍魯陽公事又重耳奔楚成王饗之曰公子反
國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
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
橐鞬以與君周旋望雲所謂望之如雲也揚雄其泉
賦選巫咸兮叫帝閭開天庭兮延羣神註令巫祝叫
呼天門也張衡思玄賦叫帝閭使闢扉兮覲天皇于
瓊宮楚詞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又九
重見高四篇夢瓊見傷祝阿王明府序仙闕見贈李
榮詩晉文公奔狄妻以季隗將別之適齊曰待我二
十五年不來而后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
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註就木死入木也岱宗見首節

註宗
尊也

策

對策文三道

問岱岳遊魂入佳城而怛化瀛洲羽客竦鶴轡而輕舉
雖則備於縑素昭晰可觀求諸耳目虛無罕驗棄杖
成龍有異虞翻之旨銜恩結草寧符宗岱之言二者

何從爾其揚擢

音角

后漢尚平字子平隱居不仕讀易至損卦益卦歎
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

耳建武中男女嫁娶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當如
我死遂肆志遊名山五岳后不知所終佳城見帝
京篇石柳文註莊子大宗師篇子來有病喘喘然
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
化註死生猶寐不願人驚之故叱避使無驚化去
也瀛洲見李榮篇三山註羽客見咏蟬篇羽化註
鶴鸞見寓居洛濱篇迎仙羽註疎轡字見寄東臺
篇影纓註楚詞願輕舉而遠遊孫綽天台賦非夫
遺世翫道絕粒茹芝者烏能輕舉而宅之棄杖見
出石門篇為龍杖註左傳魏武子有嬖妾疾病命
其子穎曰我死必嫁是疾草曰必以為殉及卒穎
嫁之曰病草則亂吾從其治也輔氏之役穎見老
人結草元秦駘將杜回回躓而顛遂獲之夜夢老
人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汝從先人之治命是
以報韓非子有揚權篇班固曰揚權古今其義一
也左思蜀都賦請為左右揚權而陳之註粗略也

對遐觀素論眇覲玄風惟鬼惟仙難究難測至夫滕公
長往佳城開白日之徵洪厓不歸曾邱控紫雲之蓋或
崇成蒼狗自是趙王之神道叶赤龍爰通陸安之冶玉
壘變萇弘之血金闕化浮邱之靈固能目覩桑田來作
西王之使魂遊蒿里還為北帝之臣

易履九三眇能視覲亦視也文選序眇覲玄風平子
西京賦洪崖立而指麾被毛羽而襪襪注洪崖三皇
時伎人襪襪衣毛貌一統志洪崖地名隋文帝以三
皇時有異人洪崖居此因名洪州大業初改豫章郡
以豫章生庭中故名唐復為洪州置都督府天寶初
改豫章郡后避諱只稱章郡乾元初復為洪州建中

以后改江南西道觀察使治所南唐遷都於此改州
為南昌府宋復為洪州宣和中於此置安撫使隆興
初陞隆興府元置路本朝初改洪都府尋為南昌府
江西省治曾邱重邱也紫雲之蓋即鶴駕事見上文
註史記呂后轍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來戟掖卜之
云趙王如意為祟遂病掖傷而崩陶安公六安治師
數行火一旦火散上紫色衝天須臾赤雀止治上曰
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女以赤龍至時安
公騎赤龍而去玉壘見疇昔篇長弘見螢火賦金闕
浮邱桑田俱見李榮篇萬里見樂大夫挽詞北帝之
臣舊引高孝基
事恐未是也

浮邱一在河南府有浮邱伯姓李居嵩山修道白日
飛昇一在廣州府城西四里相傳為浮邱丈人得道
之地羅浮記云浮邱即羅山朱明之門戶先在水中
若浮邱然四面篤痕宛然宋初有陳崇藝者年一百

二十歲自言兒時見山根舟
船數十今已去海四里矣

然而將聖生鄒本忘情於語怪多材封魯亦默論於通
仙泊乎大義既乖斯文將隊於是八儒三墨之道異軌
分馳九流百家之文殊途競爽語仙則有無交戰語鬼
則虛實相紛遂使結草抗軍爰乖宗代之論化竹遊水
有異虞翻之言然而博訪古書緬尋曩冊徇其浮說徒
有奔競之談求諸至言抑匪通經之旨

八儒見久戍邊城有懷京邑詩註陶潛三墨贊曰不
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恃於衆此宋劔尹文

之墨裘褐為衣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善為極者
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稱經而背謫不同相謂別墨
以堅白此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墨九流見高
四篇競爽爭明也左傳晏子曰二惠競爽

何則高明瞰室已著六爻之文太虛遊形式編三洞之
錄故齊君出獵遇豕啼於貝邱周嗣登仙浮鶴軒於洛
浦况乎干寶碩德已輯搜神之書劉向通儒非無列仙
之傳斯皆實錄諒匪虛談

魯桓公夫人通齊襄公桓公責之夫人以告襄公遂
使公子彭生弑桓公魯人以為讓襄公殺彭生以說
后襄公遊姑棼遂獵沛邱見豕從者曰彭生也公怒
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隳車傷足遂為

無知所裁沛邱即貝邱也云云周嗣指太子晉也詳見首節鶴轡註于寶字令昇新蔡人官著作郎因父冢中殉婢復蘇兄絕復還見天地鬼神事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琰琰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劉向本名更生漢宗室博覽羣書作列仙傳

問士農工商四民各業廢一不可取譬五材而闕里致言鄙於學稼漆園起論爰稱絕機豈先聖垂文義有優劣將隨方設教理或變通者哉汝其大陳用啓前

惑

左傳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註五材金木水火土也闕里在曲阜縣西八里魯城

內即孔子故宅唐開元初加封孔子為文宣王始
宏廟制宋加修理元初重建本朝洪武初重加修
飾永樂中撤而新之中為大成殿左為泗水侯殿
右為沂國公殿后為啓聖王魯國夫人毓聖侯三
殿又前有宋貞宗御書孔子讚石刻及本朝御製
廟碑文其他門廡齋宮碑刻之盛不可殫紀弘治
中災隨復新之制度益宏麗矣漆園指莊
周為漆園吏也絕機見高四篇心須應註

對出震登皇垂衣裳而馭錄乘乾踐帝順舒憐而字氓
莫不列九土以開疆因四人而安業

易說卦傳帝出乎震徐秀帝王年代圖云伏羲為百
王之首故易曰帝出乎震即帝王五運震為木起自
太昊也繫辭下傳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
諸乾坤本義乾坤變化而無為錄天下之圖籍也乘

乾見封禪表平子西京賦大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則牽乎天者也左傳楚為掩書土註云九土也謂度山林鳩藪辨京陵表淳鹵疆早潦規偃豬町原防牧濕皋井衍沃謂之九土亦謂之九地四人即四民也

故農為政本兩漢舉力田之勤財用聚人九市列惟金之利陟龍門而就日入仕彈冠斷蟬翼以成風追工運斧咸用因人成事隨利濟時蓋五帝通規三王茂範

漢文帝三年詔曰夫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明帝永平四年詔曰朕親耕籍田以祈農事是東漢西漢皆舉力田之勤也易繫辭下傳曰何以聚人曰財班固西都賦九市開場貨

別隧分漢宮闕疏曰長安九市六在道西三在道東
隧列肆道也平子西京賦廓開九市通闡帶闡註市
墻曰闡市門曰闡禹貢荊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
品龍門字義見司馬樓宴晚渡黃河等篇就日見高
四篇望雲註蟬翼二句見高四篇成風郢匠註史記
毛遂謂十九人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詳
見后瑕邱韋明
府啓處囊註內

然則泣麟上聖訓三千以領徒夢蝶幽人搏九萬以齊
物欲使邱門志學折以問農之言漢渚絕機杼以灌園
之巧斯乃變通權數趨捨適宜當今海內乂安天下樂
業仕植舊德農服先疇自可孫弘獻書以待公車之制

王丹載酒時慰田家之勞謹對

春秋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折其足孔子觀之反袂拭淚曰是麟也何為乎來哉子貢問故孔子曰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悲夢蝶見春夜多懷詩幽人見春夜韋明府宅宴搏九萬見螢火賦漢渚絕機見高四篇植舊德當是食字易訟九三食舊德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西都賦於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籍累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農服先疇之畝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槩乎隱隱各得其所漢武帝即位徵賢良方正之士公孫弘應制對策天子擢為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東方朔上書高自稱譽帝偉之令待詔公車史記張釋之拜公車令註百官志公車司馬令一人掌南宮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哀平時仕

州郡王莽徵之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
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俟勤者而勞之其惰嫻
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勵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
黠遊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黠責之者輒待
丹為辨行之十年其
化大行風俗以篤

問四十強仕七十懸車著在格言存諸甲令然則顏馮
韞價始於白首和尊播美始自齒年欲使滋泉之彥
必臻洛陽之才無捨則隄防或爽襟帶徒施其道如

何佇聞嘉答

禮記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
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

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日耄百年曰期頤漢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歸沛懸安車以為榮傳之子孫故謂致仕曰懸車曲禮篇大人七十而致仕故云七十懸車漢王符自叙贊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蔡邕太邱碑文遂引邱山懸車告老三國志徐宣傳七十有懸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晉王述傳太和二年以年迫懸車皆謂年七十也甲令者令有甲乙之條亦云令甲漢顏驕武帝時為郎龐眉白髮帝問之對曰高帝好武而臣學文文帝好文而臣學武景帝好武而臣貌醜陛下好武臣今老矣和尊人姓名八歲曰齒音凋毀齒也磻溪中有泉謂之滋泉源出秦嶺積水為陣即太公釣處今謂之凡谷石壁深高幽邃人跡罕及東南隅有石室水次有磐石釣處投竿跪餌兩邊膝跡猶存其水清冷神異北流十二里合藍谷傾谷諸水入漚水北注于渭洛

陽才指賈誼

也見帝京篇

對竊聞大人有作義佇良材貞士徇名理資明主是知
君必待士士必待君故使飛龍在天聖智有賢明之佐
巨魚縱壑元后得唐虞之臣

賈誼鵬鳥賦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
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后有賢
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塗蟬
游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義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
武之君獲稷契皋陶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
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逸鍾達門子鸞烏號
猶未足以諭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

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豈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

鑿其得意如此則胡
禁不止曷令不行

然則否泰或爽材運難併歲漸懸車尚牧淄原之豕年
甫志學且珥漢庭之貂是知因籍時來和君播玄齒之
俊當其未遇顏生致白首之勤語其古今稽之運會雖
則人事抑亦天時

易上天下地為否下天上地為泰謝靈運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公孫弘牧豕淄州年六十乃就徵志學謂十五也珥音二珠在耳也即耳璫也潘岳秋興賦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蟬冕而襲紈綺之

士此馬遊處又登春臺之熙熙兮珥金貂之耿耿註
侍中冠以貂尾為飾附蟬為文貂取其內勁悍外溫
潤蟬取其居高清潔飲露不食漢尚玄貂至王莽篡
漢更黃貂王大后令其官屬黑貂是也漢張良子辟
疆年十五為漢侍中張協七命玄黠巷歌黃髮擊壤
此玄黠即上文策題黠年之義顏生才本題註任彥
昇天監策問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因籍時
來乘此歷運淄原在今青州府壽光縣西南

當今乘六御天得一居帝翹車獵彥東帛旌賢故當柱
幽人罷韞真於文豹青蓮江使自裂兆於非熊豈止洛
陽之才來儀漢國滋泉之叟降止周朝而已哉

涼謝艾獻晉帝表登三緯地乘六御天義見封禪表
乘龍註老子法本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谷得

一以盈神得一以寧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左傳齊侯使陳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聞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諂敢以死告詩曰翹翹千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乃使為工正獵彥謂取賢如獵獸也漢趙綰薦其師申公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老子為周柱下史故云當柱幽人見高玄上人篇文豹見高四篇豹露注史記龜筮傳宋元王二年有見夢者曰我為青蓮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元王寤問博士衛平平曰此大龜也殺之而卜甚靈事本莊子外物篇宋元君夢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子元君覺使占之曰神龜也問余且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以下吉乃剝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仲尼曰神龜能

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鑽七十二策而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周文王將獵卜之曰非龍非羆非虎非熊所獲者伯王之輔遂遇呂尚載與俱歸洛陽四句俱見本題

某談愧二龍識迷三豕徒以鑽木輕焰仰昇扶而耀輝

化草餘光對舍桂而炫彩迴皇如失俯仰多慚

二龍見傷祝阿王明府篇子夏見史志有三豕渡河曰已亥爾讀者問之晉史果曰已亥鑽木化草餘光俱見螢火賦昇扶日升扶桑也見傷祝阿王明府連石註舍桂月也見李榮篇桂輪註謝莊月賦歌響未終餘景就畢滿堂變容迴皇如失本揚雄徒徇徇以徨徨兮魂魄渺渺而昏亂馬融長笛賦長臂遠引旋復迴皇李尤七疑迴皇競集

字雖有異其義皆心驚也

啟

和學士閨情詩啟

某啟學士袁慶奉宣教旨垂示閨情詩并序跪發珠韜
伏膺玉札類秦西之鏡照徹心靈同指南之車導引迷

誤

詩在封中猶珠之在韜在紙上猶玉之為札韜從韋
以皮為之古者木簡故曰札秦始皇時火齊國獻寶
鏡女子有邪心者照之心悸黃帝時蚩尤作亂其人
銅頭鐵額能作大霧帝為指南車與戰擒之涿鹿之
野又周公時越裳重七譯而來貢使者迷其歸路公
乃錫以指南之車由新羅林邑海際碁年至其國

切惟詩之興作兆基邃古唐歌虞詠始載典謨商頌周
雅方陳金石其後言志緣情二京斯甚舍毫瀝思魏晉
彌繁布在縑簡差可商略

遠遠也唐歌如出作入息之歌虞詠如明良喜起之
詠典堯舜二典謨禹稷契皋陶三謨也商頌始猗那
終長發周雅大小二雅也金鐘屬石磬也書曰詩言
志漢高都長安京師曰西光武都洛謂之東京陸士
衡文賦或舍毫而逸然謝朓后園賦預舍毫兮握芳
束哲玄居釋曰束哲閑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
居而啗舍毫散藻考選同異瀝
音適磨水也縑絲繒也音兼

李都尉鴛鴦之詞纏綿巧妙班婕妤好霜雪之句發越清

迴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翠鳥意盡行間河朔詞人
王劉為稱首洛陽才子潘左為先覺

李都尉李陵也贈蘇武詩曰昔為駕與喬今為參與
辰昔時常相近邈若胡與秦徐陵賦陪遊馭涉騁織
腰於結風長樂駕喬奏新聲於度曲婕妤句見淄州
司馬秋九詠張衡字平子有桂林賦蔡邕字伯喈有
詩云庭前有石榴綠葉含丹榮翠鳥時來集振翼修
容形迴顧生碧色動搖揚縹青行如掉歌行長短歌
行之行也河朔河北之地今北直隸等州王粲魏侍
中劉楨魏文學洛陽見上文潘岳晉黃門郎即安仁
也左思晉記室字太冲皆能文之士沈休文謝靈
運傳論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

若乃子建之牢籠羣彥士衡之籍甚當時並文苑之羽

儀詩人之龜鏡爰逮江左謳謠不輟非有神骨仙材專

事玄風道意

曹植字子建一時名士皆在接引如獸之在牢鳥之在籠也陸機抗之孫宇士衡與弟雲俱有才名史記陸賈聲名籍甚詳見帝京篇分金燕喜註易漸之上九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吉言其可以為法也班固幽通賦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潘尼送陸機乃漸上京羽儀儲宮龜卜吉凶鏡觀妍醜亦折衷之意晉南渡都建康在大江之東故云江左宋以后因之今南京曰江左江右即江西也劉休玄擬殷仲文詩求仁既自我玄風豈外慕註玄速之風也

顏謝特挺戕罰典麗自茲以降聲律稍精其間沿改莫

能正本

宋書顏延之字延年瑯琊臨沂人三世仕宦家貧三十未婚文章之美冠絕當時累官國子祭酒司徒長史子竣為世祖南中諸議參軍以討邵功進延之光祿大夫竣后貴顯延之每不樂之卒年七十三謝靈運陳郡陽夏人謝玄之孫襲封康樂公文章之美江左莫逮歷官太守好為山澤之遊從者數百人開山通道不事官守宋使收之興兵執使者逃逸為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赦徙廣州復為有司所奏殺之戕罰典麗謂無典則適麗之風也濟陰王暉云江左文人有顏謝任沈我溫子昇足以陵顏

轢謝舍任吐沈

天縱明春卓爾不羣聽新聲鄙師涓之作聞古樂笑文

侯之睡以封魯之才退自衛之跡宏茲雅奏抑彼淫哇
澄五際之源救四始之弊固可以用之邦國厚此人倫
俯屈高調聊同下里思入態巧文隨手變侯調慚其曼
聲延年愧其新曲

史記衛靈公適晉舍濮上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
至晉命涓為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
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註
師延紂樂師作新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樂記魏文
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
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新樂之如此何也
子夏對曰云云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
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

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封魯之才指周公作樂自衛之跡指孔子正樂五際四始見宋閻五序下里見贈之問篇侯調樂人之名曼聲長引也列子陽問篇昔韓城東之齊圍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攬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城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城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長幼喜躍忭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倣城之遺也笙篥釋名曰即師涓所作靡靡之音也蓋空國之侯所好應劭曰漢武令侯調始作此器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於懷中兩手齊彈所云侯調曼聲恐即此也延年中山人父母兄弟及女皆倡也坐腐刑給事狗中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武帝見說之并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號協律都尉

走以不敏謬蒙提及謹申奉和輕以上呈未近詠歌伏
深悚恧謹啟

走謙退自卑之詞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太史公牛馬
走司馬遷再拜言註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掌牛
馬之僕不敢
世其業也

上司刑太常伯啟

唐高宗總章二年以盧
承慶為司刑太常伯

宋百官春秋云唐虞伯作秩宗典三禮周春官
宗伯掌禮樂秦置奉常漢祖更名太常惠帝又
曰奉常景帝又曰太常王莽改曰秩宗東漢又
曰太常五代史百官志云至梁加卿字其后因
之龍朔二年改奉常咸亨初復舊光宅初曰司
禮卿神龍初復舊本朝有太常寺按漢制九卿

所居曰寺寺廷
也有法度者也

側聞魯澤祥麟希委質於宣父吳坂逸驥實長鳴於孫
陽是則所貴存乎見知所屈伸乎知已

魯澤祥麟見封禪獲麟之野註吳坂逸驥見春齊早
行註孫陽善相馬天上有一星名伯樂在天熙星之
旁人見孫陽識馬號之曰伯樂潘尼贈陸機昔綠驥
倚轉於吳坂長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本晏子春秋
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皮裘負芻息於途側者問
之對曰越石父也為人臣僕將歸晏子曰可得贖乎
對曰可遂解左驂贖之因載與歸至舍不辭而入越
石父立而請絕晏子使問之曰子何絕我之暴也曰
士者誦乎不知已而伸乎知已吾三年為人臣而莫
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

與臣僕我者同也晏子出見之曰吾
嚮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

故雕其樸嶧山有半死之桐賞其聲柯亭無永枯之竹

酷吏傳漢興破觚而為圜斲珣而為璞註珣刻鏤也
樸木之質也嶧山名禹貢嶧陽孤桐註取嶧山東桐
以為琴也枚乘七發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
結之輪菌根扶疎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尺
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柯亭會稽
高遷亭也蔡邕告吳人曰子向遊柯亭見屋東間第
十六竹椽可為笛依其言取
用之果有異聲為柯亭笛云

伏惟常伯公儀天聳構橫九霄而拓基浸地開源控四
紀而疏派

周書立政篇有常伯之官疑即太常也道家皆言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詩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此言

四紀謂江

淮河漢也

自赤文薦祉曲阜分帝子之靈紫氣浮仙函谷誕貞人之秀本支百代君子萬年道叶神交黃石授帝師之略
德由天縱白星降王輔之精

孔子夢三槐間豐沛有赤鬣起呼顏回子夏往觀之見赤蛇化為黃金上有文曰卯金刀后漢高起豐沛顏延年赭白馬賦后唐膺錄赤文侯日亦指漢高為唐堯之后也帝子見過故宋蛇分註紫氣見代贈李榮篇黃石句見白雲抱幽石篇穀城文
註春秋佐助期曰蕭何稟昴星而生

峯秀學山列三墳而仰止瀾清筆海委九流以朝宗登
小魯之巖辨練光於曳馬臨大吳之國識寶氣於連牛
垂秋實於談叢絢春花於詞苑辨河飛箭激流翻白馬
之津文江散珠圓波激驪龍之穴

揚子法言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邱陵學山而不至
於山蜀成都金堂縣東北一十里有三學山春秋左
傳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註三墳三皇
之書也或曰書中事物聚如墳山也詩高山仰止註
高山則可仰止語辭梁主綱為太子劉遵卒梁主與
遵兄孝儀令曰賢從弟孝友濠深立身貞固內舍玉
潤外表瀾清筆海筆下文辭如海也九流見贈高四
篇詩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註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

見天子曰宗小魯之君東山也辨練光句見久客臨海篇大吳句即識劍事見螢火賦留裴願善談論時人謂為談數即談業也崔駰達旨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又曹操留少子植守鄴以邢顯為植家丞顯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詞植親愛之楨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花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焉又吳諸葛恪有才辨與呂岱語岱無以答虞喜曰世人奇恪之英辨可觀而哂岱之無對為陋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晉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王衍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飛箭見渡黃河白馬河名漢以名縣屬東郡本春秋衛之漕邑三國魏廢之故址在大名府城南二百三十里滑縣沿南驪龍見高四篇驪頷註

是用德茂麟趾削桐葉以分珪道煥鶴池映桃花而曳

綬既而揆留皇鑒忠簡帝心奉職春宮爍離光於青殿
代工天府明台曜於紫宸理綜玄風燮諧元氣含輝禮
樂皎愛日以流光毓彩文章映德星而開照

詩麟之趾振振公子註文王后妃仁厚故公子亦仁
厚猶麟仁厚其趾亦仁厚不踐生草不履生虫也成
王幼與叔虞戲以桐葉剪圭以告曰以此封若叔虞
喜以告周公公請封之王曰戲也公曰天子無戲言
遂封虞於晉鶴池指太子鶴駕言之見李榮篇洛濱
仙駕註漢官儀太常卿秩中二千石綬青色桃花三
彩揆度也詩樂只君子天子揆之留皇鑒為天子所
鑒也太子之宮謂之春宮殿曰青殿書皋陶謨天工
人其代之註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亦
代人君以理天工也紫薇垣前三星謂之三台象三

公故云紫宸台燿燮諧皆和也愛日德星俱見宋之問篇

若乃識度宏遠器宇疏通明允篤誠盛業隆於后土惠和忠肅玄功格於上天則伊陟謝其緝熙巫咸慚其保

又

春秋傳季孫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隕欽擣戟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晉起居註云太保衛瓘明允篤誠有匪躬之志書君奭篇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於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

於上帝巫咸人王家註伊陟伊尹之子緝績熙明也
巫氏咸名保安又治也下文又曰率惟茲有陳保又
殷有

舉才應器與士無私水鏡澄花炫金波於靈府冰壺徹
鑒朗玉燭於神機則鄧攸莫際其瀾盧毓罕窺其術

三國司馬徽有知人之鑒當時稱為水鏡先生金波
見望月有所思篇及秋月詩註靈府見贈高四篇冰
壺見別李嶠詩玉燭見山莊詩晉鄧攸字伯道東海
王越舉為吏部郎盧毓植之子字子家為魏吏部論
選皆先性行而后言才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
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
器也人服其言一時選舉號稱得人任昉王儉集序
况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

其
淵

故使妍蚩各安其分輕重不失其權五教克敷百揆時
叙折衝千里魯連談笑之工師表一時郭泰人倫之度

魯仲連齊人射燕將書下聊城故云折衝談笑之功
本晉平公使范昭觀齊景公觴之昭起曰願得君之
尊以為壽公命酌晏子命去之昭不悅起舞顧太師
曰為我作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昭歸謂平
公曰齊未可棄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於是輟伐齊
謀孔子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
之謂也又晉趙文子談笑當衷甲之變荀淑遇黃憲
於逆旅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
師表也郭泰字有道性明知人好訓獎士類舉孝廉
不就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擘以書戒之曰大木將

傾非一繩所能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秦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為師表晉書柏奕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鑒東海王越謂其子毗曰王叅軍人倫之表梁孝標廣絕交論郭泰人倫東國

加以分庭讓士虛席禮賢片善經心揖仲宣於祭席一言合道接然明於鄭階

賈誼字仲宣漢文受釐宣室名見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文帝不覺前席歎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然明事見帝京篇啟

某蓬廬布衣繩樞韋帶自弱齡植操本謝聲名中年誓心不期聞達上則執鞭為士王庭希干祿之榮次則捧

檄入官私室庶代耕之祿

蓬廬蓬戶草蘆也原憲蓬戶不完禮儒行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華門圭窬蓬戶甕牖賈誼過秦論陳涉甕牖繩樞之子註繩樞以繩束門筍也甕牖員如甕口也江淹上書下官本布衣韋帶之士本說苑唐且謂秦王曰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始於伏尸二人流血五步註以草為帶也孔明出師表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捧檄見高四篇

然而忠不聞於十室學無專於一經退異善藏進殊巧
宦搏羊角而高翥浩若無津附驥尾以上馳邈馬難托
實欲投竿垂餌晦幽跡於渭濱抱甕灌園絕機心於漢

渚

十室本論語一經見高四篇羸金註文中子曰智哉
留侯善藏其用巧宦見秋日山行篇巧拙註搏羊角
見螢火篇楚詞鸞鳥軒翥而翔飛班固典引三鳥軒
翥於茂樹潘岳射雉賦鬱軒翥以余怒思長鳴以效
能註翥
飛翔也

幸屬乾坤貞觀烏兔光華嵩山動萬歲之聲德水應千
年之色雖無為光宅欣預比屋之封而有道賤貧恥作

歸田之賦

繫辭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
之動貞夫一者也傳曰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

曰貞觀本義觀示也天下之動其變無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烏兔日月也光華見螢火賦漢武封泰山羣臣聞有呼萬歲者三德水見郭少府詩光宅見封禪表比屋句見高四篇歸田賦見疇昔篇歸去來註

於是竭來甕牖利見金門指帝鄉以望雲赴長安而就日美芹之願徒有獻於至尊蟠木之姿誰為容於左右

竭來見高四篇甕牖見上文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金門金馬門漢朝門也或曰宦署門也時有善相馬者東門京鑄銅馬法獻之詔立馬於魯般門更名金馬門東方朔云避世金馬門是也帝鄉二句俱見高四篇嵇康與山濤絕交書昔人有曝背食芹子而美者欲以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疎矣

註列子揚朱篇昔者宋田夫常衣緼屨僅以過冬暨
春東作日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與室綿纊狐
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之君將有
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
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慘於腹衆
哂而怨之其人大慚亦此類也史記顓頊傳北至於
幽陵南至於交趾西至於流沙東至於蟠木註東海
中有山名度索上有大桃蟠屈三千里東北有門名
曰鬼門萬鬼所聚天帝使神人守之名鬱壘主閱領
萬鬼若害人之鬼縛以韋索射以桃弧投虎食之為
容見浮查

先容註

明公決幾成務論道經邦一顧之隆駘足逾於仙鹿片

言之事魚目軼於靈蛇

決疑當作幾惟易繫辭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
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
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註幾微也書周
官篇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
陽註道者陰陽之理論者講明之謂經經綸也一顧
見之問篇駘音臺馬脫也陸邵弟為廬氏尉常觀獵
忽遇鹿五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斑如畫獵者言此
仙鹿射之不能傷且復不利片言本論語楚辭天問
篇靈蛇吞象此指大蛇有珠言之軼比行也
猶言魚目混珍也蛇有珠見之問篇彈階註

庶望顧兔維箕動薰風於舜海從龍潤礎霈甘澤於堯
雲則膾餘之魚希振鱗於吳水膳后之豕翻化龜於魯
津拜伏階墀增懼木谷謹啟

楚辭天問篇月光何靈顧兔在腹註顧兔言兔在月中因以為月之明也箕星好風月離之則有風書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是也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孟子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故云舜海指隱居之地也易曰雲從龍與堯雲俱見高四篇礎柱下石也淮南子山雲蒸柱礎潤鄒陽曰月暈而風礎潤而雨吳王渡江食膾棄其餘江中化為魚名曰膾殘魚左思三都賦雙則比目片則王餘符子洛朔人有獻燕王大豕曰年一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命養之太巨無用燕相命宰夫膳之豕見夢於相曰造化營我以豕形食我人以人穢吾患其生久矣仗君侯之靈而化始得為魯津伯燕相遊乎魯津有赤龜奉璧而獻詩温温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

上李少常啟

竊惟陰陽作炭化一氣以陶甄天地為鑪混萬物為芻

狗

漢賈誼詰鵬賦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
為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本莊子書大宗師篇今一
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言天地之生人如陶
人之作器治人之作鐵融液乎一氣而成有位者成
就人才亦猶是也荒史媧皇功烈上
際九天下契黃鑪芻狗見封禪表

然則璧輪均照或流景於萊城玉燭平分獨翔寒於黍
谷是汗隆迭襲榮頤相循得氣者繁滋失時者零落

壁輪見封禪表齊地記古有日夜見於東萊故萊子
立此城名不夜城也鄒衍齊人為燕昭王師北方有
地美而寒不生五穀衍吹律煖之而禾黍滋在今順
天府懷柔縣東四十里跨密雲界玉燭見宿山庄詩
萊城本古不夜城漢置不夜縣屬東萊郡東漢以后
省入牟平縣北齊始置文登縣以始皇聚文士登此
山頌功德也唐武德中於此置登州尋廢后復置登
州於牟平縣文登縣屬焉今屬寧海州元仍舊今因
之

伏以君侯疏乾激派龍門開竹箭之波鎮地橫基鵠翅
峙蓮花之嶺曜重暉於若月炳疊彩於非煙

龍門見晚渡黃河竹箭見泊河曲篇庾杲之為王儉
長史儉與書曰庾景行遂得泛綠水依紅蓮何其麗

也時人以儉府為蓮花池華山有蓮花峯故云嶺趙簡子遊西河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加之滿把飛不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前二句言其文章后二句言得賢也若月非煙見封禪表

至若瑞動赤符著元勳於東漢烽驚紫塞宣武功於北征奕葉龍光聯蟬龜組德攸天縱白星降王輔之精道叶神交黃石授帝師之略

漢光武以疆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云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四之際火為主因以即位因以符中姓字除拜三公如以王梁為司空又欲以識文用孫咸行大司馬眾不悅乃以吳漢註識記之

書曰符赤伏其符之名也漢德尚火赤火色伏藏也
烽塞義見蕩子賦世代相繼如草木相代有葉故曰
奕葉詩為龍為光言人臣之德足以為國之隆重光
明也公侯之冠有纓上出謂之蟬冠組天子之鞞也
詩話云組間次五采為之禮內則織紵組紉註薄濶
為組似繩為紉龜印背作龜形繫之於組者也天縱
見閨情詩啟白星
黃石俱見前篇

故得三千運北擊舜海以遊鱗九萬圖南望堯雲而振
翰折衝千里魯連談笑之功師表一時郭泰人倫之度

三千九萬見螢火
篇餘俱見上篇

於是九重銜紘懸星影於宸維四達埋輪振霜威於權

石加以分庭讓士虛坐禮賢片善必甄揖虞翻於東箭
一言可紀許顧榮以南金

九重見高四篇絃繫璽之組宸維上帝之居也淮南
子天西北無光燭龍舍火以照四達四通之道也禮
樂記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埋輪見疇昔篇逐輪埋
註權石有輕重也史記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
馬吳虞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置易註融荅書
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論易乃知東南之美者
非徒會稽之竹箭也顧榮字彥先上言陸士光甘季
思殷慶元顧公亮楊彥明謝行言賀生陶恭兄弟諸
人皆南金也又薛兼紀瞻閔顧榮賀循時號五雋
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本詩大賂南金註荆揚
也之金

某蟠木朽株散樗賤質墻面難用灰心易寒退無毛薛
之交進乏金張之援塊然獨居十載於茲矣

蟠木朽株二句見浮查篇墻面本論語書周官不學
墻面灰心見螢火賦又莊子齊物篇南郭子綦隱几
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遊立侍乎前
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毛
遂平原君門下客薛公即孟嘗君也門下食客三千
人金日磾休屠王太子没入為宮奴武帝嘉其容止
歷官車騎大將軍子賞建俱漢昭帝奉車都尉與上
卧起張安世漢宣時大將軍曹植上魏文書每四節
之會塊然獨處應休連與曹長思書塊然獨處
有離羣之志又與從弟來還京都塊然獨處

然而日夜相代笑溝壑之非遙貧病交侵思薜蘿而可

託欲乘幽控寂寂追綺季於青山樂道栖貞從魯連於滄

海

溝壑字本孟子原憲弊衣而耕子貢結駟而過之曰
子病矣憲曰吾聞無財謂之貧無道謂之病若憲貧
也非病也薛蘿見贈高四篇綺季見疇
昔篇四翁註魯連滄海見員半千詩註

幸屬舜門廣闢漢幣交馳遂得佇嘯高邱應箕文而動
韻聆吟大野浮艮岫以流陰

舜門見贈高四篇舜賓註漢武以幣聘申公故云漢
幣佇嘯見遠使海曲篇莊子大宗師篇傳說得之武
丁奄有天下乘東維箕尾而比於列星註東維天漢
津之東維也星經曰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箕

尾之間也。崔氏云：傳說死其精神乘東維，托龍角為列星。今尾上有傳說星，即此也。吟亦本梁父吟山頂。

曰岫良

為山也

將恐在藻纖鱗終寡登龍之望，棲榆弱羽徒仰搏鵬之高。所覲曲逮恩光，資餘潤於東里。襲承導引，托輕夢於南柯。撫已多慚，循躬增懼。謹啟。

詩魚在藻言魚何在乎在藻也。左思詩石泉潤瓊瑤，纖鱗亦浮沈。登龍見登司馬樓宴詩，又見幽繫篇。暴腮註棲榆二句，見螢火餘潤東里，用子產事異聞錄。廣陵淳于棼宅南有古槐，棼醉卧其下，夢二使者曰：大槐安國王奉邀，棼隨二使入見王，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屈卿為守，棼至郡數日，乃寤，尋古槐下一

穴洞然明朗可容二指有大蟻乃槐安國王又尋一穴直上南枝乃南柯郡也

上兗州啟

兗州見遊兗部遇孔君詩題註

側聞未遇孫陽鹽車無絕塵之跡時逢和氏荆山有連城之珍豈若聽清音於爨餘則枯桐發響收夜光於玄璧則怪石騰輝在物猶然况於含識者矣

孫陽見太常伯啟鹽車見春霖早行詩太行道註莊子田子方篇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乎后矣又西京雜記漢文自代還有良馬九疋曰浮雲赤電絕塵逸驃紫燕綠蟬驄龍絕羣名曰九逸和氏見之問篇獻楚註后和氏璧歸趙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

故曰連城吳有燒桐以鬻者蔡邕聞其聲曝曰此良
桐也因製以為琴果有推音其尾火燒名曰焦尾夜
光二句見螢火
篇壁光照廡註

伏惟明使君鳳穴振儀龍門標峻瓊雕岳立表秀干雲
霞煥霜非澄虛鑒物

鳳穴見傷祝阿王明府篇龍門見前篇瓊雕如玉之
雕岳立如山之時也司馬相如子虛賦交錯糾紛上
干青雲本鬼谷子謂儀秦曰子不見嵩岱之松柏華
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枝通於三泉千秋萬
歲不受斤斧之患霞言其采霜言其明喻其智識之
精鑒也陸士衡詩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即霞煥
之意也

既而代工天府忠簡帝心擁熊軾而撫百城建隼旗而
臨千里坐棠敷惠恩纏去思剖竹垂仁式歌來暮清凝
夜燭化警晨烏外勗九農內弘五教道之以禮樂齊之
以刑書約法遵寬設蒲鞭之恥立言惟信控竹馬之期
甘雨隨車雲低輕重之蓋珠還合浦波含遠近之星

代工見太常伯啟漢制三公所居曰府府者道德之
所聚天府猶言天工也刺史車畫熊於軾亦漢制也
隼旗畫烏隼於旗上也亦刺史之制坐棠見在獄詠
蟬序漢何武為京兆尹平居無赫赫名去后常見思
剖竹即剖符也古者以玉為信漢制以竹長六寸分
而相合文帝初以郡太守為銅虎符以代古之圭璋

從簡便也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后漢廉范
為蜀郡太守邑居稠密多火災前守皆禁夜作范至
但嚴令貯水而已民甚便之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
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晨烏見憲臺出繁朝夕
烏註周禮閭師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故曰九
農春秋傳鄭子產鑄刑書謂以刑法置書而鑄之以
示民如今之律令也劉寬治南陽郡吏民有過蒲鞭
示辱郭伋守南陽始至有兒童數百騎竹馬迎之因
與約某日行部到此如期不失其信百里嵩字景山
刺徐州境內旱嵩出巡處輒雨東海郡祝其合鄉二
縣父老訴曰某等是公百姓獨不迂降乃還赴之雨
隨車下又鄭弘消息繇賦政不繁苛行春大旱隨車
致雨白鹿方道挾轂而行漢孟嘗守合浦俗采珠易
米前守貪珠忽徙民餓死盈道嘗治一年珠復還合
浦漢平南越所置郡治合浦縣三國吳改珠宮郡未
幾復為合浦郡劉宋於此置越州隋初郡廢州存大

業初改祿州尋改合州又廢為合浦郡唐初罷郡復
越州貞觀中改廉州因郡有火廉洞天寶初復合浦
郡乾元初又復廉州宋州治長沙改置太平軍
咸平初復為廉州元置路本朝改府隸廣東

至如卧理穽難坐嘯匪易披裳問疾垂愛景以字人褰
帷廣聽穆薰風而扇物嚴霜秋降叶隼擊而防小人零
露春濡飾羔牲而禮君子

漢武以汲黯守淮陽黯曰臣嘗有狗馬病不勝郡事
得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
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
而治之弘農成瑨守南陽以岑晳為功曹時人為之
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愛景愛日
之景也字見高四篇漢朱邑為郡守僚吏有疾披衣

問之賈琮刺冀州令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
反垂帷裳自揜塞乎命寧之薰風見太常伯啟扇物
本史記周武王道遇暍人下車而扇之孫寶尹京兆
以立秋日署侯文東郡督郵救曰今日鷹隼始擊當
順天氣取奸惡以成嚴霜之誅詩蓼彼蕭斯零露漙
兮此諸侯朝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也西征賦
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羔羊禮賢之贄旌者
禮賢之儀如卿羔大夫以旌是也又詩子子千旌大
夫禮賢之詩也又莊子讓王篇楚昭王謂司馬子綦
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
三旌之位註三
旌三公位也

於是仁必有勇吏不忍欺美譽鬱於三齊芳聲騰於萬

古

欽定四庫全書

聆丞集
卷三

史記西門豹傳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之三齊記右即墨中臨淄左平陸謂之三齊漢書音義言齊與濟北膠東為三齊非也

若乃清規遠鏡皎月色於靈臺玄鑒凝冰穆松風於智府研幾十篋探蹟九流縹翠萼於詞林絳仙花於筆苑

文江翻浪織玉漱以韜霞學海驚瀾綴珠鱗於濯錦

靈臺見高四篇詩吉甫作頌穆如清風穆清微也漢吳叔文善琴隱居石壁山多松樹當盛夏時以琴撫於松下以納涼作風入松之操此借松風用之司馬遷曰修身者智之府也漢武屢以十篋書從行幸河東亡其三篋張安世具識其事后得書校無遺失九流見贈子問篇詞林猶言翰林絳音醉周也漱音斂

漱艷流霞註水溢貌又水波貌亦作滄字
玉漱水之色也學海見太常伯學山註

加以懸榻待士擁篲禮賢汲引忘疲獎題不倦懷經味
道之客望範圍而駿奔兼色流略之夫窺義園以遐集
求小善於毫芥顧正禮於二龍振幽滯於沙泥許公明
以一驥

陳蕃獨設一榻待徐穉去則懸之申屠蟠曰戰國之
時處士橫議至使列國諸侯擁篲前驅註萑竹帚掃
門也齊謝覽弟舉俱預元會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
所謂馭二龍於長途者也本三國安平趙孔曜至冀
州見刺史裴徽徽曰君顏色何以消減於故耶孔曜
言體中無藥石之疾然見清河郡內有一騏驎拘繫

后廡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騎天骨起風塵以此憔悴耳微言騏驎何在孔曜言平原管輅陶邱劉岱字公山又薦岱弟繇字正禮微曰前年舉公山何復舉正禮曰若使明公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后所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驎於千里輅字公明年二十六雅性寬大與時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精九皋輅宜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微於是辟為文學

某淹中故體朴厚之弘規搜下遺忙陶禮義之餘化
頗遊簡素少閱縑緗每蟋蟀淒吟映素雪於書帳莎雞
振羽截碧蒲於翰池

淹中稷下俱見封禪表王褒聖主得賢臣頌蟋蟀侯
秋吟映雪見洛濱對雪詩詩七月篇六月莎雞振羽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註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易其名路溫舒父為
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
寫書翰池墨池也張芝臨池學書水盡黑人呼為墨
池在今河南府陝州又興國州有鍾繇墨池温州有
王羲之墨池常德府沅江縣西烏龍寺內有諸葛亮

池 墨

既而學異懷蛟才非夢鳥價不齊於南漢芳不重於東
山幸屬日月光華雲霞紛郁方結羨魚之網將謠扣角
之詞奮短翮於槍榆希高標之餘拂濯纖鱗於涓滴望

鴻浪之微露

夢鳥見初秋登司馬樓宴詩東山在浙江紹興府上虞縣西南四十五里晉謝安隱於此高嵩嘗戲安曰卿高卧東山人言安石不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亦將如卿何今絕頂有謝公調馬路白雲明月一亭遺跡

謝靈運讀書石壁精

舍織鱗字義見上篇

所冀顧盼曲流剪拂增價則鉛刀起一割之用跛鱉致千里之行是知竊混吹於齊竽濫飛聲於郢路拘山雞而自恧顧遼豕以多慚輕觸威嚴不遑流汗

梁孝標廣絕交論顧盼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皆用伯樂事顧盼見之問篇一顧註長鳴見春霖早行

詩太行道註鉛刀句見懷古上裴侍郎詩磨鉛註荀
子曰跬步不休跛驚千里葛洪自叙豈敢力蒼蠅而
慕冲天之學策跛驚而追飛兔之軌齊宣王好芋吹
者三百人東郭先生不知芋濫於三百人中食祿宣
王卒文王即位欲一一聽之先生乃逃郢路
見贈之問篇山雞二句見帝京篇楚鞏註

上兗州崔長史啟

崔義玄字暹之兗州人貞觀初歷左司郎中兼
韓王府長史以介直稱后遷婺州刺史討平睦
州寇拜御史大夫子承基仕至
大理卿次子承慶及孫皆極貴

啟側聞豐城戢耀駭電之輝俄剖沙邱蹤躡雲之轡
載馳

豐城戰耀即埋劍事見螢火賦駭電劍之光也如紫
電之名耳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
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
之馬者若滅若沒若忘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
子皆不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
有所與共擔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於馬非臣之下
也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
沙邱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取之牡而驪穆
公不悅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求者色物牝牡
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
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皋之所
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
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皋
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躡雲
良馬名如始皇
躡景之馬也

然則激湍侵星佩潛蛟於壯武騰鑣歷塊騁蹠駿於咸陽且煦轍波鱗側羨鰲潭之躍觸籠雲翼扁望鵬魚之迅是以齊郊夕唱牛歌挹白水之詞漢境朝趨車侯驚

拂塵之思

晉成公綏渡河賦凌砥柱而激湍兮踰洧洛而揚波
侵星言劍氣上侵牛斗也潛蛟用化龍以指劍故云
佩壯武地名出劍之地鑣馬銜外鐵王褒賢臣頌及
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騫忽
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厯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
極萬里一息蹠疾也咸陽秦地其地山南水北山水
皆陽故曰咸陽秦孝公徙都於此煦日照也煦轍波
鱗見春齋早行詩列子陽問篇岱輿員嶠方壺瀛洲

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九千里山之中
相去七萬里其上臺觀皆金玉錦獸皆純縞珠玕之
樹皆叢生華實有滋味食之不老不死居人皆仙聖
五山之根無所連著隨潮上下往還不得暫時仙聖
毒之訴之於帝帝怒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
疆使巨鼇十五舉首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
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暨五
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趨歸其國灼其骨以
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
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滅龍伯之國而小其人
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觸籠鵬魚俱見螢火
篇禮記曲禮篇入戶奉扃視瞻毋回註扃門闕木也
入戶之時兩手當心如奉扃然雖視而不轉故云扃
望齊郊二句見帝京篇啟車千秋好客喜延名士士
皆造之

伏惟公騰瀾浴景濬靈派以含珠擢幹捎雲翊孤巖而
聳挂崇基疊秀匡霸道於周盟茂緒聯輝贊文場於漢
威偉龍章之秀質騰孔雀之俊年叶鳳彩於英姿辨蟾
精於昔日靈臺宏遠馳霄練於霜鐔冊府幽深絢朝虹
於壁渚心波湛漢泳魄灘於黃陂情岳干天韞風雲於
稽巘龍津共濟競欣登御之車蕪室欽賢必擁澄清之
轡鬱文條而擢彩藻逸潘花擘詞鋒而銜價光浮衛玉

騰瀾浴景指水中之珠言之捎音稍周禮輪人以具
圖之物捎其數如末義含珠聳挂俱見高四篇盟始

於周故曰周盟云匡霸道指崔子相齊言之也外戚
盛於漢故云漢戚指崔駟為漢貴戚也晉嵇康字叔
夜有風度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
天質自然孔雀舊註皆云楊脩荅孔融之詞按東坡
元脩菜詩自序云菜之美者有吾鄉之菜故人元脩
嗜之且云使孔北海嗜之當復云吾家菜耶蓋指融
謂楊梅為君家果也世說言語門梁國楊氏子年九
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
有楊梅孔指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即荅曰未聞孔
雀是夫子家禽也其註云王隱晉書孔坦字君平會
稽山陰人善春秋仕至廷尉卿不曾註揚脩孔融本
傳亦不載此事巢元脩誤舉東坡誤筆之趙次公註
坡詩又妄云脩融之事可見考據之難也黃琬幼聰
慧祖父瓊為太守奏日食太后問所食多少瓊未對
琬時年九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
大奇之即以其言應詔靈臺見高四篇霄練言其薄

霜鐔言其斷決之易也穆天子傳天子西登崑崙見
西王母癸巳至於羣玉之山先王之沂謂冊府史外
紀羣玉之山平阿無隘四轍中繩庸成氏之所中先
王之冊府也註往古先王以為藏書之府故秘書省
為冊府淮南子亦曰崑山天地之冊府也漢天河也
黃陂黃河之陂王簡栖頭陀寺碑愛流成海情塵為
岳註情想漸清若塵飛為岳干天猶言干雲稽獻猶
言稽阜也龍津二句見贈之問篇李仙註蕪室見高
四篇陳蕃室註欽賢見帝京篇孫弘閣註范滂字孟
博汝南人少厲清節嘗為清詔使按察冀州登車攬
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州郡貪汙皆望風解印綬
去江淹恨賦文垂條而結繁註文必先扶植本根乃
立其幹如垂條結葉也潘花見太常伯篇映桃花註
陳書總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晉書潘岳詞鋒
景煥衛玠瓊孫也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玉
人觀者傾都玠舅王濟見之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

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玄理其后病羸母恒禁其語遇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琅琊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嗟息絕倒時人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及王宏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玠妻父樂廣有海內盛名議者以婦翁冰清女壻玉潤

然則崑溪既琢必見山川之精樹羽已懸行嗣雲韶之響是以左龜陰而演化務肅百城輔麟壤以宣風恩覃千里徽猷克著逾盛德於休徵聲績聿宣軼英規於恭祖佩呂刀而邵美已贊塞帷之遊屈龐驥而未伸將騁

仁風之駕

玉出崑崗崑溪崑山之溪也詩崇牙樹羽註崇牙以采色為崇牙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黃帝樂曰雲門韶舜樂也龜陰魯地詩奄有龜蒙蓋龜山之陰也麟壞見封禪表亦指兗州耳又秦彭茂陵人六世祖襲與羣從五人同時為二千石三輔號萬石秦氏彭以禮訓人后徙潁川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肅宗巡行輒賞賜焉故稱善政者亦曰麟壞軼升菴引莊子奔軼字謂與轍同戰國策姊嫫軼賁育註車相遇也史記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索隱曰散軼也字書軼侵也跳也突也此軼字當以轍言之呂虔為刺史有佩刀相者以為三公之服虔乃贈別駕王祥曰以公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臨薨以刀授弟覽曰汝后必興足稱此刀覽后歷世多賢興於江左王導其后也寡帷見前篇龐驥見高四篇展驥註

袁宏守東郡謝安執宏手授扇時諸賢畢集安欲試之又曰聊以贈行宏即應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加以側階引彥鑿巖子之微言倒屣延賓辨王生之雅量故使員流之下探照乘於長波高岫之巔剖連城於

幽石

任昉王儉序望側階而容賢侯景風而式典註側階下階也史記田光見太子丹側階而迎轎子見閨情詩啟然明註皇甫規有重望雁門大守見之不出王符至倒屣迎之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十石不如一逢掖又蔡邕奇王粲倒屣迎之既至容貌短小一座盡驚邕曰此王生也有異才吾家書文盡當與之魏

惠王問齊威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魏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寶與王異吾臣有擅子矜子黔夫種首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

惠王有慚色連城見上兗州啟

某瓶筍小器鷓蚊末材環帶嶧桐戢晞暘之厚德侑鄰汶篠慕貫時之貞勁但以容膝一邱曲阜之瓢遽切枕肱五畝成都之壁已窮擔石厭於糟糠負薪疲於短褐

瓶筍本斗筍列子陽問篇江浦之間生麼虫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字本作隹今從鳥當是鷓鷦莊子逍遙篇鷓鷦巢於深林不過一枝然作鳥與蚊字不相連恐只是隹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螟也嶧桐見太常伯啟嶧山註晞陽露也詩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其卒章云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又云湛湛露斯在彼杞棘言露被於桐梓之上也禹貢篠簜既敷註篠箭竹蕩大竹水去而竹生也又曰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註篠之材中於矢之筇蕩之材中於樂之管潘岳笙賦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馬鄒魯之珍有汾陽之孤篠馬戴凱之竹譜魯郡鄒山汶陽出篠形色不殊質物堅潤宜為笙管孤者於衆竹間獨美也禮記禮器篇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陶潛歸去來辭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一邱見梁大官詩邱中註曲阜之瓢指顏子枕肱指孔子五畝本孟子文君既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居惟四壁無以自立晉劉毅家無擔石之儲蒲博一擲百萬負薪用朱買臣事見夕次舊

吳詩

然而少奉過庭之訓長昧克己之方弋志書林咀風騷
於七略耘情藝圃偃圖籍於九流灑惠渥於羊陂屢泛
文通之麥峻曲岸於鶯谷時遺公叔之冠

揚雄劇秦美新論是以發秘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
之圓翔翔乎禮樂之場左思魏都賦遊乎六藝之圃
馳騫乎仁義之途又云脩容乎禮園翔翔乎書圃風
如風雅之風騷如離騷之騷也劉向子歆王莽薦為
侍中貴幸更名秀號國師公復令典五經卒父業秀
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一曰輯略二曰六藝略三
曰諸子略四曰詩賦略五曰兵書略六曰術數略七
曰方技略九流見贈高四篇魏志揚俊同郡王象少
孤為人僕隸牧羊而私讀書因獲捶楚俊美其才質
即贖象著家聘娶立屋然後與別象后官至散騎常

侍文通高鳳字泛參見上吏部帝京篇啟高鳳註鶯谷指出於幽谷后漢朱穆字公叔五歲有孝稱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坑岸其父常以為專愚幾不知數馬足梁驥舉為侍御史

雖不能縱逸韻於霜皋唳野致九天之響而頗亦蓄餘香於露薄垂芬有十步之芳而乃恧跡魯鴻非荆山之抵鵲遙名韓犬歎稽阜之陸梁

霜皋秋澤也詩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鶴鳴曰唳陸機曰華亭鶴唳可得聞乎符堅伐晉兵敗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九天猶九重也太玄經謂中天羨天從天更天睟天廓天滅天沈天成天謂之九天十步

見咏懷詩魯鴻見遠使海曲篇魯禽註史記鹽鐵論
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之倚以玉抵鳥鵲蓬義見久
戍邊城篇戰國策淳于髡曰韓盧天下之駿狗也東
郭魍天下之狡兔也環山三騰岡五韓盧不能及之
註韓國良犬名盧東郭外有狡兔名魍循阜見高四
篇后漢書羌遂陸梁正義云嶺南人多魍循阜見高四
陸梁今按非也魚之大者跋扈亦曰跳梁陸梁即跳
梁以梁為陸越而過之故曰陸梁張平子西京賦怪
獸陸梁又甘泉賦註云陸梁跳也陳后山詩妖狐幼
犬陸梁皆跳義以此言魍之善走韓犬數之也○荆
山在懷遠縣治西南城經其上西北有玉坑乃卞和
采玉之所他處石青黑此獨白石異常東有卞和洞
抱璞
岩

方今玉瑄纏秋金風動籟吳宮歸乙望陰岫以依遲素

林返鴈候陽潮而抵舉羸金味道之子侔纁帛以彈冠
屑玉含毫之人望弓旌而翹足竊不揆於庸識輒輕擬

於揚庭

瑄與管同纏秋即候氣之意見春齋早行註金風秋
風也動籟見冬日野望詩乙燕也春社則來秋社歸
山故云望陰岫鴈秋冬還南至春北鄉故云候陽潮
也羸金見高四篇彈冠見梁大官詩左傳齊景公田
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
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
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
韙之旌義見前篇趙良謂商鞅曰其亡可翹足待註
翹舉也

所冀曲逮恩波時流咳唾儻能分其斗水濟濡沫之枯
鱗惠以餘光照霜棲之寒女得使伏櫪駕蹇希騏驥而
蹠足竄棘翩翹排駕鸞而刷羽

趙一疾邪賦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披褐懷金玉
蘭蕙化為芻斗水枯鱗見春霽早行詩餘光照女見
螢火賦晉王敦醉后擊唾壺歌曰老馬伏櫪志在千
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揚子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
之乘希顏之人亦顏之徒又趙壹報皇甫規書仰高
希驥顏延年赭白馬賦眷西極而驤首望朔雲而翹
足

則捐軀匪怯碎首無辭雖復投報揚金君子以之貽戒

效誠魏草小人之所懷恩輕瀆威嚴深懼履尾載塵聽覽迫甚蹈冰

齊晏子以粟金遺北郭騷辭金受粟后晏子見疑景公出奔騷造公庭曰晏子賢而去齊齊國必侵不若先死遂自殺公自追晏子史記人有毀孟嘗君於齊湣王君將為亂及田甲劫王王疑之孟嘗君乃奔先是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三反不致一入問之曰竊假與賢者孟嘗君怒退魏子至是受粟者上齊王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到宮門王乃復孟嘗君史記宋伐魯獲宋萬人請之萬歸閔與博爭行公怒辱之曰始吾敬子今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弑閔公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門萬搏牧碎首齒著門闔死王充論衡禽息薦百里奚穉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楊震為太尉故所舉茂

才王密令昌邑遺金十斤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魏草見對策文第一道結草註易履卦履虎尾不啞人亨又書畢命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上齊州張司馬啟

齊州見封禪表註

昔者薛邑聞歌揖馮驩於彈鋏夷門命駕顧侯生於抱

關

馮驩事見上裴侍郎詩史記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夷門監者魏公子無忌往請厚遺不受公子於是置酒大會坐定從車騎虛坐自迎侯生生攝衣冠直上坐不讓欲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曰臣有客在

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生下見其客
朱亥睥睨故久與語微察公子色愈和時將相宗室
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
侯生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引坐上
坐偏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生
謂公子曰今日羸為公子亦足矣夷門抱關者也而
公子親枉車騎迎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公
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子名故久立車騎市中過客
以觀公子愈恭市人皆以羸為小人而以公
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生遂為上客

何則志合風雲戴笠均乎乘馬情諧道術忘筌貴乎得
魚是以挹蘭言於斷金交蓬心於匪石庶清音默聽賞
流水於牙絃妙思通神叶成風於郢匠

風雲志筌流水成風俱見高四篇戴笠見竇六
郎宅序蓬心見發諸暨篇匪石亦見六郎序

伏惟公疏原白水浸地軸以輪波纂慶黃軒感星精而

誕命綴珠華於七曜聯玉葉於五雲

白水南陽白水縣也光武興於白水吳漢與之同居
白水鄉地軸見高四篇少昊氏娶附寶見大電光繞
北斗樞星照郊感孕二十月生黃帝軒轅氏舜亦感
樞星而生七曜日月五星也玉葉見咏秋雲詩五雲
五色
雲也

至夫神石搗祥靈鈎表貺千年馭鶴振仙氣於帝鄉七
葉珥貂襲榮光於戚里因以紛綸國牒昭晰家聲

高琳字季珉母袂襖泗濱見一石光彩朗耀持歸夜
夢人謂之曰此浮磬之精寶之必生令子遂有姪生
琳搗發也左思蜀都賦幽思絢道德搗藻挾天庭靈
鈎見寒夜獨坐篇富鈎註千年馭鶴見贈李榮篇洛
濱仙駕註漢功臣惟金日磳張安世親近貴寵比外
戚左思詩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唐豈不偶白
首不見招七葉漢武帝至平帝珥挿也詳見封策文
戚里見帝京篇紛綸見之問篇王家族譜謂之國牒
亦曰玉牒張協七命生必耀華名於玉
牒沒則勒洪伐於金冊註並國史也

洎乎鹿走周原輔秦圖而興霸蛇分沛澤翊唐運以開
基常山王之玉潤金聲博望侯之蘭薰桂馥羽儀百代
掩梁竇以霞褰鍾鼎一時罩袁揚而岳立

周地名大王所都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是也詩周
原膺膺註廣平曰原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喻
秦失天下也蛇分沛澤見過故宋詩漢以唐為祖云
劉累之后此唐字指漢言張司馬之先輔漢而興也
漢張耳封常山王子教尚呂后女長公主班固東都
賦莫不優遊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本禮記溫潤而澤
仁也孟子金聲而玉振之也張騫使西域漢武封為
博望侯左思魏都賦擗秦起趙威震八蠻則信陵君
之名若蘭芬也此指耳騫皆司馬之祖其流芳遺韻
之美也羽儀見閨情詩啟后漢梁竦二女為章帝貴
人小貴人生肇竇后無子養以為子遂立為太子梁
氏私相慶竇后遂諧之諸竇因作飛書諧竦惡逆死
獄中家徙九貞兩貴人以憂死及肇即位是為和帝
竇后崩太尉張酺言狀請追上貴人尊號存錄諸舅
會貴人姊上書頌寃狀三公請追貶竇后不許及順
帝立復以梁商女為后以商為大將軍商歿以商子

冀為大將軍次子不疑尹河南桓帝立又以商幼女為后梁氏前后七侯三后六貴人三大將軍卿相尹校五十七人竇后章帝后竇融孫勳之女弟憲篤景瓌皆在親要憲為大將軍父子兄弟並卿校充滿朝廷鍾鼎見帝京篇袁氏自袁安為司徒子敞司空敞子陽司徒陽子逢司空弟隗太尉為董卓所滅袁紹袁術皆其家也楊氏自竇子揚震為太尉震子秉太尉秉子賜司徒者再太尉者一賜子彪司徒又為太尉彪子脩為曹操所殺

故得重規遠鏡湛月路以流清茂祉遐鋪架雲門而擢秀飛英鳳穴藻五色以凝華穎躍龍泉涵九重而毓潤風情踈朗霜明月湛之姿氣骨端嚴雪白冰清之槩

規法也月路一脈之清雲門地之高皆指前世言之也擢秀見秋菊詩鳳穴見傷祝阿王明府序五色本鳳之色穎義見浮查篇藏穎註龍泉劍名見軍中行路難篇九重本龍之潛也

若乃性符神授道擅生知挫三端於情峯朝九流於學海博聞強記辨晉國之黃熊將聖多能識吳門之白馬言泉漱迥驚瀑布以飛瀾文江澹清含濯錦而翻浪鬱槐市以增茂穆蘭室以流芳

神授猶言天授生知本論語韓詩外傳君子避三端謂文士之筆端武士之鋒端辨士之舌端陸機文賦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註挫折挫也謂萬物雖衆折挫而書之九流見高四篇學海見太常伯啟

黃熊見螢火篇羽泉生熊註吳門白馬見客臨海有
懷詩平子思玄賦救飛泉之漉液兮咀石菌之流英
陸機招隱詩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瀑布泉自山
頂瀉下如瀑布之狀濯錦見陳文林陸道士篇錦水
註槐市見帝京篇蘭屋
見寄東臺詳政學士篇

於是翔鱣應符觀光上國飛龍成卦利見大人搏羊角
以垂天展驥足而騰景翼貳藩邸紹敬祖之清廉光贊
外臺陳君回之亮直推公平而折獄磔鼠謝其嚴明擁
端慤而字人化蛇慚其智勇

晉何幼字敬祖

楊震教授隱居后有冠雀啣三鱣飛集講堂前都講
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

也先生自此升矣后震果為司徒遷太尉飛龍利見
俱本易羊角垂天見螢火篇展驥見高四篇諸王之
國謂之藩邸各道行省謂之外臺漢張湯父丞長安
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得鼠及餘肉掠治傅爰書訊
鞠論報具狀磔堂下父見之視文詞如老獄吏大驚
遂使書獄后為酷吏官至御史大夫孫張安世漢宣
帝時大將軍

加以清規日舉湛虛照於冰壺玄鑒露凝朗機心於水
鏡謙光自牧恭已愛人片善必甄揖虞翻於東箭一言
可紀許顧榮以南金

日舉本舉頭見日句冰壺見別李嶠詩
水鏡見太常伯啟片善四句見少常啟

某疾抱支離材均擁腫進不能握蘭分竹縮銀黃於雲
臺退不能絕粒茹芝煉金丹於地肺而出沒風塵之內
淪漂名利之間遊無毛薛之交仕乏金張之援塊然獨
處者一紀於茲矣

支離見贈宋五得涼字篇擁腫見浮查篇漢官儀尚
書懷香握蘭趨走丹墀梁簡文與蕭臨川書分竹南
川剖符千里分竹即剖竹也見上兗州啟漢張良謝
病辟穀分註良素多病入關即杜門道引不食穀註
服辟穀藥而不食靜居行氣以學道絕粒即辟穀也
秦四皓隱居終南山採芝而食一統志終南山一名
地肺漢李少君見漢武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
為黃金註丹砂用藥點化可為黃金抱朴子論仙篇

云夫作金皆在神仙集漢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枕
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秘其要其所用藥物復改其本
名不可案之使用毛薛以
下四句已見李少常啟

然而日夜相代恐溝壑之非遙窮病交侵思薜蘿之可
託常願處幽控寂追夏黃於商山樂道棲真從曾連於
滄海

此節
重出

豈圖語默易爽心跡難逃題橋之恨愈深攀桂之情徒
結是用絕心乾沒耽閱邱墳謁子持於南荆訪康成於

北海西遊梁益仰司馬王揚之風東入臨淄慕淳于管晏之智瞻言前古從欲思齊俯惟當今空勞懷刺

司馬相如自成都遊長安題橋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晉郗詵謂武帝曰臣對策譬桂林一枝崑山片玉故后人謂對策得名為攀桂耳乃遂以月中有桂更增嫦娥之名皆因桂而誤也史記張湯始為小吏乾沒註得利為乾失利為沒乾沒與陸沈義同陸沈者無水而沈乾沒者雖乾亦沒也邱墳見太常伯啟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漢桓帝時入關從學馬融歸學徒相隨者數千人孔融深敬之玄嘗道遇黃巾賊數萬見玄皆拜相約不入縣境袁紹帥冀州大會賓客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隨方辨對咸出問表莫不歎服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嘗為北海相行春到高密見鄭玄為鄉耆

夫知其異器即署郡職遣就學卒成大儒去官還家
每謁守令多所陳託梁益二州名梁州之境東距華
山之南西據黑水秦為漢中漢隸益州部東漢改漢
寧郡曹魏復為漢中郡尋改梁州后周改漢州隋改
漢中康初為梁州后改褒州尋陞興元府宋因之元
改為路今為漢中府隸陝西道益州古蜀國詳見費
六還蜀篇司馬相如王褒揚雄皆蜀人臨涪春秋齊
邑名本營邱之地秦屬齊郡漢置營陵縣為北海郡
治東漢又置臨涪縣為齊國治北齊省臨涪入益都
縣隋復置臨涪縣屬北海郡唐屬青州宋屬鎮海軍
金屬益都府元併入益都縣后復置今因之屬青州
府隸山東道溥于髡管仲晏嬰皆齊人陳孔璋為曹
洪與魏文帝書聞入自益部仰司馬王揚之風有子
勝斐然之志文意與此正相似刺書名紙也詳見贈
高四篇爵里刺註
北海古青州地

不意雲浮礎潤霜落鍾鳴揖郭泰於仙舟有道斯在賞
駿明於樽俎盛德猶存

雲浮礎潤見太常伯啟豐山有九鍾霜降則鳴仙舟
見贈之問篇有道郭泰字駿明見帝京篇啟然明註

雖調叶清歌誠寡和於郢路而庸客濫吹竊混奏於齊
竽輕撮課囊揄揚盛德

郢路見贈之問篇
濫吹見上兗州啟

庶金波離畢零陵之石自飛瑤光建寅蕭邱之火漸熱
學慚麟角得類鴻毛愧汗如漿憂心若厲

漢書月摠摠以金波謝朓詩金波麗鵲玉繩低建
章註金波月也金井玉繩皆星名梁謝舉凌雲臺詩
勢高凌玉井臨迥度金波詩云月離於單俾滂沱矣
註單星好雨月離單則滂沱大雨也零凌山有石燕
遇風雨即飛雨止即還止為石瑤光見秋月詩玉繩
註建寅謂初昏斗柄建寅夏正之正月也抱朴子曰
南海蕭邱之上有自生之火春起秋滅荀子曰學成
者如麟角戰國策魯仲連說張相國鴻毛之輕也而
不能自舉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人固有一死或重於
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吳質答東阿王書
誠以身賤犬
馬德輕鴻毛

上廉使啟

每讀書見古人負米之情捧檄之操未嘗不廢書輟卷

流涕傷心何則情蓄於中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跡應斯通而悅帝力以栖魂情欣養素仰皇華而暢息敢用披

丹

家語子路曰由也昔事二親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后南遊於楚累祠而坐列鼎而食雖欲為親負米不可得也孔子曰由也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捧檄見高四篇堯遊於康衢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於我哉詩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駉駉征夫每懷靡及詩

傳云王者遣使臣之詩也

伏惟公源控玉輪激神濤而涵地基疏金闕架飛岳以

韜雲洎乎鹿走周原霸燕圖於即墨蛇分沛澤封漢爵
於筆城福祿攸鍾公侯必復炳靈丹穴襲吉黃裳

玉輪金闕俱見祝阿王明府篇岳音節吳都賦寅緣
山岳之岳冪歷江海之流註岳陬隅也鹿走周原見
張司馬啟即墨春秋齊之邑名以其地臨墨水故名
漢置縣為膠東國治東漢屬北海國晉屬濟北國北
齊省隋復置唐宋仍舊元屬膠州今總屬萊州府隸
山東道燕昭王伐齊下七十餘城獨莒即墨不下燕
昭王卒即墨人推田單為將大敗燕軍七十餘城復
為齊有蛇分沛澤見過故宋詩班固幽通賦系高項
之玄肖兮氏中葉之炳靈左思蜀都賦近則江漢炳
靈世載其英註言江漢明靈故代生英哲丹穴黃裳
見傷祝阿王
明府篇序註

若乃峯秀學山列三墳而仰止瀾清筆海委九流以朝
宗登小魯之巖辨練光於亂馬臨大吳之國識寶氣於
連牛垂秋實於翰林絢春花於文苑清規湛秀照月日
而雕談素論凝玄開夜光於妙辨

峯秀學山十句見太常伯啟汝南許劭與兄靖有高
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題品故汝南俗
有月旦評焉嘗為郡功曹府中莫不改操飭行曹操
往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之不答操劫之劭曰子治
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喜而去雕談見遊
陀山寺詩夜光見螢火賦又見太常伯啟

既而業成麟角引茅茹而彈冠道映鳳池映桃花而曳

綬揆留皇鑒忠簡帝心列識春宮標離光於青殿代工
天府明台耀於紫宸故得龍綽垂光戢兩星而開照鶴
蓋浮影翼五雲以連陰

麟角見上篇茅茹見寄東臺詳政學士篇彈冠見蓬
萊鎮結綬註晉荀勗自中書監遷尚書令謂賀客曰
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桃花至紫宸文已見太常
明啟禮緇衣篇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
其出如綽註綸綬也疏云如宛轉繩綽引棺大索也
言王者之言出雖小而行愈大不可不謹龍以喻天
子綽指王言也兩星見遠使海曲篇流星伴使註鶴
蓋見送陳文林及送王明府上京飛蓋註五雲見張

司馬
啟

某大塊流形小人餘慶幸河神入昴映白榆以疏祥江
使負圖泛青蓮而薦兆薰風廣扇聖日揚輝進不能高
議雲臺談社稷之上務退不能銷形地肺揖箕穎之餘
芳而出沒風塵湮淪名利十年無棣萬里惟桑

大塊見螢火賦白榆本昴星而言古樂府天上何所
有歷歷種白榆河神見泊河曲篇五老註江使見第
三道策文薰風見太常伯啟聖日即所謂就日也見
高四篇漢光武徵處士周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
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
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庭伏
而不謁僂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
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

下考試圖國之道書奏詔曰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黨等不受朕祿各其志焉賜帛四十疋罷之江淹上書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上則隱於簷肆之間卧於岩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下地肺見上篇皇甫謐高士傳許由字武仲聞堯致天下乃遁於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故由對曰堯召我我惡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峯深谷誰能見子子故浮遊欲衆聞其名譽汙吾犢口遂牽上流飲之見莊子逍遙篇箕山在今河南府登封縣東南三十里一名萼嶺上有許由墓即孟子所謂箕山也又漢中郡襄城西北十五里有箕山漢成帝時鄭子真隱此王鳳聘之不應此箕頰指許由巢父耳無棣齊地名朱文公詩傳齊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青州之域武王以封太公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

穆陵北至於無棣惟桑見送閻五還潤州序時
駱子隨父宰博昌故云十年無棣而離家遠也

既而日遠長安出蓬門而西笑雲飄吳會遙松浦以南
浮冀塵跡邱中絕漢機於俗網承歡膝下馭潘輿於家

園

日遠長安見高四篇蓬門見太常伯蓬蘆註西笑見
崔駰馬登樓宴詩吳會見白雲抱幽石詩松浦今松
江府是也邱中見簡梁大官詩漢機見高四篇機心
註孝經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潘輿家園見長
史秋日詩又潘岳與夏侯湛並美姿容行止同輿接
茵京師謂之連璧駱子父宰博昌時隨父居官恐闕
居賦所
言為是

不悟地絡遐張維白駒於空谷天羅迴布弋黃鶴於高
雲顧已驚鉛並從媒銜力農賤事未免東皋之勞反哺
私情遽切南陔之詠少希顧復輒布悃誠雖噬臍思歸
空輻倚閭之望而嚙臂求仕非圖高蓋之榮

地絡天羅用羅網英雄意白駒見幽繫書情詩黃鶴
見送閻五還潤州序驚鉛見兗州及崔長史啟媒銜
自求進也陶淵明歸去來詞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
而賦詩南陔笙詩也有聲無詞小序以為孝子思親
而作故用烏鳥反哺之義李密陳情表烏鳥私情願
乞終養是也噬臍疑當作噬指蔡順少孤養母嘗出
求新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
奔歸跪問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若作噬

臍則為無及之義晉溫嶠詣建康母崔固止之嶠絕
袂而去既至屢求返命不許后間母亡阻亂不得奔
喪固讓散騎侍郎不拜固請北歸不許不得已受拜
王孫賈從齊昏王失王而歸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
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
事王不知其處汝何歸馬賈遂尋王攻亂者淖齒殺
之吳起出衛國門與母訣齒臂盟曰起不為卿相不
復入衛頃之母死起終不歸后守西河四皓商山歌
曰駟馬高蓋
其憂甚大

明公資孝履忠恕已及物惟幾成務論道經邦庶顧免
離星動薰風於舜海從龍潤礎霑甘雨於堯雲則白羽
書生自銘恩於食稻黃裳童子將賽德於食花拜首迴

惶傾心霖霖

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愛同惟幾等句見太常伯
啟后漢楊寶年九歲遊華陰見黃雀為鷓臬所搏困
螻蟻取養箱中食以黃花羽毛成朝去暮歸一夕夢
黃衣兒曰我西王母使者使蓬萊感君見極以白環
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登三公當如此環后震秉賜
慮四世皆三公迴惶見策文第二道霖霖小雨也詩
益之以霖霖猶
云流汗之意

上瑕邱韋明府啟

瑕邱漢縣名屬山陽郡東漢因之晉省入南平
縣屬高平國隋復置瑕邱縣為魯郡治唐為兗
州治宋初改瑕縣后改滋陽縣取山為名
宋金元因之今為兗州府治所屬山東道

側聞戢翮觸籠負垂天而跼影伏檝羈蹄望絕塵而跪
足故以遊蓮遇綈悟宋王於嬰羅在藻迷波顧蒙莊於
煦轍是以臨淄遺婦寄束緼於齊鄰邯鄲下客效處囊
於趙相

觸籠垂天見螢火賦馬融廣成頌乃安斯寢戢翮其
涯翮義見寄東臺詳政學士篇觸籠見螢火賦江淹
上建平王書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
殿何嘗不局影疑巖側身扁禁者乎註局影戒懼也
檝馬闌也亦謂之檝羈縛也故乘七發羈堅轡是也
絕塵見上克州啟鮑千歲遊蓮葉之上郭璞江賦慙
神使之嬰羅悟宋王事見上篇青蓮註在藻見李少
常啟蒙莊煦轍見春霽早行詩蒯通曰臣里婦與諸

母善夜亡肉姑以婦盜遣之里母即束緼請火亡肉
家人曰昨夜犬得肉鬪相殺請火以理之姑乃還婦
趙被秦兵平原君求救於楚約門下從客文武備具
者二十人毛遂自薦平原君曰士處世如錐處囊其
末立見先生處勝門下三年矣勝未有聞是先生無
所有也遂曰臣乃今日處囊耳使得蚤處乃脫穎非
特末見而已卒折辱楚王定從而歸平原君曰勝不
敢復相天下士矣因以遂為上客楚魏各出兵救趙

大破

秦兵

伏惟明公締祉瓊峯靈岳蔽丹霄之景圖基珠溜神流
沃清漢之波玉札飛文綜宏詞於楚傳金羸緝藝味雅
道於扶陽孕蘭畹而生姿灑灑鍾高門之慶產銅溪而

寫鶚荆藍資象德之禎

歸社二句如山之高也圖基二句如水之深也玉札
見閨情詩啟賈誼為長沙王太傅長沙楚地金籬見
高四篇扶陽漢之縣名屬沛郡東漢省之故城在今
徐州蕭縣西南六十五里漢宣帝封韋賢為扶陽侯
謚曰節賢薨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
玄成襲爵玄成陽狂不應宣帝高其節加河南太守
楚詞余既滋蘭之九畹又長蕙之百畝言德之芳也
澧水出鍾南合太平高觀谷水東至咸陽縣入渭老
子云澧水深十仞不受塵垢金鐵在中形見於外灞
亦水名見發諸暨詩銅溪見螢火賦湛盧註鶚劍之
鋒利也荆山下和抱璞所哭之處見上兗州啟藍田
秦之縣名周禮玉之次美者曰藍其山出玉故以名
縣漢屬京兆尹晉因之后周置藍田郡后以
縣屬京兆自唐至今皆因之今屬西安府

幼辨羝羊演飛龍之秘策夙談孔雀對家禽之麗詞赤
野浮銜價之光珠胎瑩色丹穴悟來儀之迅鳳彩含姿
靈襟轉壁絢逸照於蘭池神府驚蘋韻清音於桂浦談
叢散馥韞餘氣於九蘭筆海流濤駭洪波於八水綰銅
麟甸制錦鳧郊化洽下車恩孚攬轡德聲含詠仁風飄
十地之雄道化編謠惠露灑三天之渥狎中牟之馴雉
豈懼驍媒驚重泉之瑞鸞非關照舞

季康子浚井得土怪若狗以問孔子對曰以丘所聞
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闕水之怪龍罔象土之

怪蹟羊史記作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孔子云得狗云乾九五飛龍在天演飛龍秘策謂演易也孔雀見兗州崔長史啟管仲曰玉起於禺氏山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此寶相去各七千里珠胎見高四篇丹穴見祝阿王明府篇書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註來舞而有容儀也鳳彩含姿見兗州崔長史啟靈襟猶靈臺也見高四篇轉壁亦員動光明之意絢如素以為絢之絢逸遠也蘭池以蘭臺名之神府亦猶靈府也驚蘋義見贈李榮篇蘋風註韻清音於桂浦言有譽於士林也談叢見太常伯啟香氣曰馥九蘭見上文蘭畹註八水見帝京篇漢置以銅為虎符如今之銅印也縮繫也縮銅義又見下文垂銀註麟甸見封禪表獲麟之野註息郊見鄭安陽詩后漢劉寵守會稽徵為司空有五老叟各賣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

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罷曰吾
政何能及公言即勒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攬
轡仁風見兗州崔長史啟仙靈勝境有三十六洞天
七十二福地又有二十三天中牟漢之縣名屬河南
郡晉屬滎陽郡后魏省尋復置東魏增置廣武郡隋
初廢郡改縣曰內牟屬鄭州唐復為中牟并置牟州
尋罷州以縣屬管州龍朔初屬鄭州五代梁屬開封
府唐屬鄭州宋屬開封府至今因之馴雉見韋明府
宅宴詩潘岳謝雉賦眄箱籠以揭驕睨駢媒之變態
註駢媒駢健之媒宋鮑詩雉朝飛振羽翼專場俠兩
雉恃強力媒已重泉見傷祝阿王明
府篇瑞鸞照舞見贈李榮篇鸞鏡註

雖則塵飛范甑垂銀有結綬之華而乃調理宓絃亨雞
屈涵牛之量加以招攜白屋勸誘青衿遂使激湍逸客

望驥足以雲蒸棲苾遺才款龍門而霧會

塵飛范甑見韋明府宅宴詩前漢百官表縣令長皆
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銀印青綬秩比六百石以
下銅印墨綬漢因之宓絃用子賤事見鄭安陽入蜀
詩呂氏春秋涵牛之鼎不可以烹雞后漢書蔡邕為
邊讓言於何進曰涵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
可食少汁則熱而不可熟此言大器小用固所不宜
也劉向說苑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天下
之士皆至詩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
嗣音註青純綠之色小序以此為士者之服也激湍
本孟子性猶湍水也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此借引以
為自下從上之意逸俊逸才也驥足見高四篇展駿
註雲蒸衆如雲也苾當作泌詩衡門之下可以栖遲
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蔡邕躬有道碑文栖遲泌邱善
誘能教遺才遺逸之才龍門見登司馬樓宴詩梁簡

文帝三日曲水詩序
都人野老雲集霧會

某緯蕭末品拾艾幽人寓跡零壇挹危直之秘說託根
磬渚戢戰勝之良圖幸以奉訓趨庭束情田於理窟從
師負笈私默識於書林至於九流百氏頗探其異端萬
卷五車亦研其奧旨將欲優遊三樂負杖以終年棲遲
一邱鳴絃而卒歲諒以糟糠不贍甘旨之養屢空簞食
無資朝夕之歡寧展

緯蕭織蕭為簿以供食也見高四篇驪舍註拾艾拾
艾稻以為食也幽人見韋明府宅宴詩零壇用孔子

舞雩杏壇事危直秘說用危言危行意磬渚擊磬於
衛也戰勝恐亦孔子我戰則克之意奉訓趨庭駱子
指其父也禮記禮運篇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與也
註治人情如治田不使邪辟害正性如不使萑稗害
佳穀則人皆有宿道向方之所如室之有與也下文
又云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
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註禮者人情
之防範修道之教莫先於禮故治人之情以禮為先
務如治山者必先以耒耜耕之而后以次行事也佛
書塵網千里密密嘗籠意地愛塵萬結條條盡係情
田李固少好學父邵司徒固改姓名杖策驅驢負笈
從師不遠千里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不令同業
諸生知其為邵子也理窟言深書林言多也九流見
高四篇百氏諸子之書也五車見贈之問篇梁主釋
為魏所圍城將陷乃焚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擊柱
折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或問何意焚書曰讀

書萬卷猶有今日三樂本孟子擅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註負手在背后也一邱見簡梁大官

詩

是以欣安陽之捧檄擬毛義之清塵思魯國之執鞭蹈
孔邱之餘志屬以蠶秋應節鴈序戒時飈金將露玉共
清柳黛與荷綳漸歇實舍毫振藻之際離經析理之期
不揆雕朽之材竊冀遷喬之路輒期泛愛輕用自媒儻
荆璞無見致疑夜光不逢按劍則沈骸九死終望銜珠
殞首三泉徒希結草載清塵矚跼躅影慚冒瀆威嚴循

心內駭

安陽奉檄見高四篇執鞭見論語蠶秋蠶不養時也
鴈序即秋候颺金猶金風露玉即白露黛黑也荷色
綠如縑緗舍毫見閨情詩啟禮學記一年視離經辨
志註離絕經書之句讀也析分別也雕朽本論語遷
喬本詩見思立上人林泉詩荆璞見上兗州啟夜光
見螢火賦銜珠結草殞首俱見崔長史廉使二啟矚
視也跼躄見疇昔篇循
如有循之循駭懼也

上郭贊府啟

側聞承樞嘯谷韻清瀨於驚蘋震德昇乾黻玄技而布
族雖涸鱗濡沫尚舐望於鯨波而決羽槍榆頗思遷於

鶯樹

承樞嘯谷言虎也虎嘯則風冽故韻入清瀨而鶯蘋
草震德升乾言雷奮於天也雷鳴則致雲故變玄枝
而布族變雲氣玄雲色雲如枝葉之狀族聚也莊子
曰雲不待族而雨是也南都賦玄雲合而重陰谷風
起而增哀言樹也此借玄枝以言雲耳涸鱗濡沫見
邊城有懷京邑詩缺不樂也史記韓信居常鞅鞅義
與舛同決羽搶榆見螢火
賦鶯樹見思玄上人書

伏惟公瓊基疊秀積珠構於三龍玉翰鶯薰暉瑤林於
八桂仙飛有道縈河泛高尚之舟德驗通神靈瑩動幽
明之鏡產耶溪而濯質霜罈廓豐匣之姿孕鍾嶺而飛

華虹玉絢荆岩之氣松秋表勁翊頰霞而挿極菊晚池
芳涵清露而炫沼

王戎曰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是風塵表物
瓊基用此意也管寧華歆邴原三人相善號為一龍
寧龍首歆龍腹原龍尾珠構言珠多而積也龍頷下
有珠故言之孫綽天臺賦八桂森挺以凌霄五芝含
秀而晨敷山海經曰桂林八樹在賁隅東註賁隅音
番禺本草經桂葉冬夏常青不枯一統志廣西桂山
在府治東三峯連屬城中望之前峯拔起如獅子昂
首伏有岩桂生其嶺又云八桂本出仙經后人因植
八桂於堂前又以名郡淮南子八公之徒亦稱八桂
言人才之多也玉翰猶玉札也驚薰動和氣也仙飛
句用郭李同舟事見贈之問篇滎河見晚渡黃河詩
幽明之鏡言幽得之而明竊水鑑意耶溪若耶溪也

在今紹興府城西南二十五里與鏡湖合西施採蓮
歐冶鑄劍於此唐徐海遊此云曾子不入勝母之里
吾豈遊若耶之溪因改五雲溪產耶溪見螢火賦港
盧註豐匣見螢火賦埋豐註鍾嶺恐即無終山也漢
陽雍伯洛陽人性篤孝父母亡莫無終山遂家馬山
高無水遂汲水作義漿於坂頭三年天仙化書生就
飲問曰何不種菜以給人答曰無種生就懷中出石
子二升與之曰種此生美玉并得良婦數年北平徐
氏女有姿容人求之多不許伯試求焉徐戲之曰得
白玉一雙乃可伯求向種處得五雙以聘遂妻之生
十男位卿相禮記君子比德於玉馬氣如白虹天也
荆岩即荆山松秋即后凋意頰赤色菊亦取晚節之
也

鑒懸龍鏡明逸照於咸陽韻入鳧鐘驚洪音於長樂心

源泛藻控鼇壑以朝宗情嶽披雲掩崑岑而作鎮惠牛
曜辨驚荀鶴於談叢揚鳳搗文詠鄒龍於筆海

龍鏡逸照見閨情篇秦西註咸陽秦之縣名云云周
禮鬼氏作鍾漢武時長樂宮鍾無故自鳴東方朔曰
此必有銅山崩者果然陸機文賦於是沈辭拂說若
遊魚含鈎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嬰繳而
隊層雲之峻鼇壑海也見兗州崔長史啟謝靈運祖
德詩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崑岑崑崙之峯也莊
子天下篇惠施麻物之意曰黃馬驪牛三司馬註云
牛馬本二而以為三曰牛曰馬曰牛馬形之三也曰
黃曰驪曰黃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曰黃馬驪
牛形色為三也故曰一為言為一三為言為三也此
皆述其舛駁之詞以見其徒辨而無理也晉荀鳴鶴
陸士龍二人未相識張華以其並大才謂曰今日相

見可勿作常語陸舉首曰雲間陸士龍荀荅曰日下
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見白雉何不張弓挾汝天張
曰荀何遲荀曰本謂雲龍駿騤今乃山鹿野麋獸微
弩強是以發遲一座撫掌揚雄作甘泉賦夢吐白鳳
鄒龍即鄒爽也見
廬山寺詩雕談註

故佐銅章於疆渚側扇文鯤之風戒墨綬於銅郊讚誘
祥鸞之化絃揮單父弼清韻於嵇琴化洽中牟翊馴翠
於潘雉加以延賓置驛接士軾廬采拔蒟薇速欽賢於
司馬提獎幽滯馭取俊於淳于

印文曰章銅章見上篇垂銀註梁簡文晚春詩水凍
文鯤聚山騏雅烏飛山海經曰秦器之山濩水出馬

是為鯤魚狀如鯉魚身而鳥翊蒼文白首赤喙常行
西海而遊東海夜飛而行曹植七啟贈西海之飛鱗
即文鯢也左思吳都賦精衛銜石而遇繳文鯢夜飛
而觸綸墨綬見上篇結綬註銅郊疑是桐郊陳顯遺
王導書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邑少為桐鄉
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
吏民愛敬之遷守北海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若
作銅字上句繞銅章不應又一銅字瑞鸞見傷祝阿
王明府詩又楊仲昌為孝義令鸞降庭木又晉荀勗
令榆次為政以德而民懷之時有鳳凰集其境武帝
下詔褒美之云就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
母樂之如時雨絃揮單父見韋明府宅宴詩雅琴註
晉顧愷之博學有才氣嘗為箏賦謂人曰吾賦足任
嵇康琴范曄下獄為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
註康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
詩之與康共談音律詞致清辨因索琴彈之為廣陵

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誓不傳人及鍾會諧康與呂安皆欲助母邱儉司馬昭命收之臨刑顧視日景索琴彈之曰廣陵散於今絕矣中牟亦見上篇潘岳有射雉賦故云潘雉延賓置驛見和孫長史詩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司馬遷腐刑后為中書令尊罷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曰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云云騶忌見齊威王三月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願陳愚志忌曰謹受教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忌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髡曰狝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忌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髡曰弓膠斲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傳疏罅忌曰謹受令請自附於萬民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忌曰謹受令請擇君子毋雜小人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琴瑟不較

不能成五音髡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奸吏髡說畢趨出至門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下邳號成侯取俊字見蕩子從軍篇此言取其賢也西征賦辱十城之虛售奄咸陽以取雋指相如奉璧事戰國策淳于髡一日薦七人見傷祝阿王明府篇千里註

某甕牖輕生席門賤品幸以叅名比屋悅康衢以自娛
預跡耦耕欣日出而知作又以家傳素業弋書林而騁
志少奉庭闈踐文囿以漁魂至於白簡青箱頗測探其
興旨竹書石記亦幽求其邃原雖未能叫徹帝闈聲馳
宰府而頗見推里閑譽浹鄉閭

甕牖見太常伯啟史記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弊席
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比屋見高四篇康衢見廉使
啟帝力註耦耕本論語文選序歷觀文園泛覽詞林
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范擘樂遊應詔詩軒駕
時未肅文園降照臨白簡以白紙書簡青箱以青為
套也竹書見寄東臺詩汲冢註又晉武帝時有人於
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蝌斗書傳以相示莫知
者張華以問束皙對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
按驗果然吳王伐石治宮室於各宮之中得紫文金
簡之書不能讀使問孔子而欺之曰閒居有赤雀銜
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咨呈孔子曰此乃靈寶
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于
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
銜之殆天授也又左思吳都賦烏篆篆素玉牒石記
叫帝閭見
封禪表

方今銀箭纏秋金壺應節吮墨翹足期造跡於一枝味
道彈冠望橫經於重席不量庸昧竊冀揚庭

銀箭見久戍邊城篇金壺即銅壺也所以盛水翹足見崔長史啟一枝見秋蟬詩彈冠見簡梁大官詩橫經執經橫於前以問難也后漢戴憑善解經明帝臨講令奪講官不通者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揚庭見崔長史啟

伏乞恩波暫垂迴盼倘使陳留逸調下探柯亭之篠會
稽陰德傍眷餘溪之蔡則迴眸之報不獨著於前龜清
亮之音誰專稱於往笛雖滄溟遠量敢不愧於牛涔而

嵩岱洪恩終情酬於蟻蛭輕喧視聽憂讐惟深猥濟階

庭兢惶交集

陳留地名春秋時屬鄭后為陳所併故曰陳留秦始
置陳留縣漢為郡晉末郡縣皆廢隋初復置屬宋州
后屬梁郡唐初屬杞州又改屬汴州五代屬開封府
宋金元仍舊今因之蔡邕陳留人柯亭事見太常伯
啟蔡大龜也餘溪事見崔長史啟左龜陰註晉書魚
豢議曰徒恨處牛蹄之涔又無彭祖之年無緣托景
風以泛遊載腰褭以遐觀但勞眺乎三辰而飛思于
八荒耳又晉書魯徽言趙染當敗染殺徽劉曜曰蹄
涔不容尺鯉染之謂也丹鉛總錄曰涔港義皆同古
字通用淮南子早雲煙火涔雲波水又曰國有九年
之畜雖涔旱災害之殃免困窮流亡也又曰涔水不
能生魚鼈註涔水行潦也董昭之過江見蟻胃短樓

救之后繫獄蟻領羣蟻穴獄昭之遂得免警畏服也
漢武遣使告匈奴曰南越王頭已懸漢北關矣單于
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
服何至伏苦寒之地為匈奴警

上梁明府啟

昔者聞歌薛邑賞彈鋏於馮驩佇駕夷門揖抱關於侯
子豈惟成風之斲妙思通神流水之絃清音入聽況夫
志合者蓬心可采情諧者蘭味寧忘

彈鋏見寒夜獨坐詩夷門見張司馬啟成風流水
俱見高四篇蓬心見發諸暨詩蘭味見靈泉頌

伏惟公儀天聳構層基控射牛之峯浸地開源驚濤疏

釣鼈之浦至夫封侯廟食掩金許以霞褰三主八公罩
袁揚而岳立於是功超振鷺位典烹鮮水鏡澄瀾照翔
鸞之舞影吟琴動操叶馴雉之雅音既而盛德有鄰佐
皇華而撫俗君子不器扈輜軒以觀風

射牛見螢火賦劍影註釣鼈見崔長史鼈潭註漢梁
竦自負其才鬱鬱不得志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
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
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金日磾見
李少常啟許廣漢宣帝許后之父封昌成君霍氏誅
始親幸用事封其子弟為侯三主袁揚見張司馬啟
梁竇註周滅商封微子於宋封禹后於杞及其來助
祭作詩美之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雖我客戾止亦有

斯容老子居位篇治大國若烹小鮮註烹小魚不敢
撓恐其糜也水鏡見太常伯啟翔鸞舞影見傷祝阿
王明府詩馴雉見韋明府宅宴詩皇華見廉使啟周
禮歲遣輶軒使者求異代方言選奏籍之藏于秘室
張協七命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正朔陸機辨亡
論輶軒騁於南風衝翱息於朔野顏延年楮白馬賦
飛輶軒以戒道環轂騎而清路吳都賦輶軒蓼擾轂
騎煒煌謝瞻詩榜人理行臚輶軒命歸僕註輶軒輕
車也禮王制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某蒲石橘遷聲鄉蓬轉不叶十室無專一經攀驥逸而
無由仰鵬飛而自失

橘遷見發諸暨詩聲鄉見之問篇秦聲註蓬轉見泊
河曲詩十室本論語一經見高四篇羸金註攀驥猶

附驥也魏書附龍攀驥
鵬飛見螢火賦搏扶註

公顧盼成飾咳唾為恩庶微潤於江波冀末光於鄰燭
使幽禽遷木侶丹山於帝梧鳴石在川應黃鍾於仙管
敢布心也詎能望焉

顧盼見兖州啟咳唾見崔長史啟晉文公為公子出
亡過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返晉國則何以報不穀
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
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餘見封禪表三
舍註鄰燭見螢火賦餘光註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
桐生矣于彼朝陽韓詩外傳黃帝服黃衣帶黃紳戴
黃冕齋于中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西向
再拜稽首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

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陳張得正詩丹山下威鳳來集帝梧中丹山見祝阿王明府序丹穴註鳴石在川見螢火賦吳石註山海經長石之山洪水出馬山多鳴石在今梧州府陸川縣黃鍾陽律之一見春霽早行書

書

上吏部裴侍郎書

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書上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理存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詞隱乎情非言無以荃其旨

易四句并荃字
俱見贈高四序

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古書高堂九仞曾參負北
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起南遊之歎未嘗不廢書輟卷
流涕沾襟何者情蓄於中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跡應斯
通是布腹心罄瀝肝膽庶文雅含弘之量矜小人悃款
之誠唯君侯察焉

北向之悲見靈泉頌南
遊見廉使啟負米註

其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

亦何嘗獻策干時高談王伯銜材揚已歷抵公卿不汲汲於榮名不戚戚於卑位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之恩任以書記之事儼人則多慚阮瑀入幕則高謝郝超

鄧禹有子十三人各守一藝教養子孫為后世法十年不調見帝京篇金張二句見李少常啟揚雄自叙為人簡易佚宕默而好湛深之思清淨無為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脩廉隅以邀名無擔石之儲宴如也魏書阮瑀陳留人字元瑜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不屈太祖聞名辟之不應見迫乃逃入山中太祖焚山得之時對客怒不與語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絃而

歌因造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九州巡
在東西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者玩恩義苟數暢
他人馬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
悅后為司空籍其子也郝超鑿之孫父愔忠於王室
桓溫懷不軌欲立伯王之基超為之謀主謝安與王
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超卧帳中聽之風動帳開安
笑曰郝生可謂
入幕之賓也

昔聶政荆軻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
勢利相傾意氣相許尚且捐軀燕趙甘死齊韓今君侯
無知於下官見接以國士正當陪麾后殿奉節前驅賈
余勇以求榮效輕生而令施而顧遂巡於成命躊躇於

從事者

史記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隙求聶政報之以金百鎰為政母壽政曰母在政未敢以身許人也仲子備賓主禮而去政母死遂請行俠累府衛甚嚴政直入刺之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購問莫識姊嫫往哭之曰是軹深井里聶政也以妾故重自刑以絕蹤妾何畏沒身之誅而沒賢弟之名遂死政屍之傍荆軻事見高四篇易水歌初燕太子丹欲報秦謀其傅鞠武對曰燕有田光足知多謀遂與見光道意光見太子曰騏驎壯盛日馳千里至其衰老馬先之光不敢圖國事臣所善荆卿可使也遂與太子見軻太子戒光曰丹所言大事願先生勿泄光俛笑曰諾遂見軻具陳其意且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刎以激軻趙襄子滅智伯豫讓為智伯報讐人曰子嘗事范中行氏今智伯死獨報之何也

讓曰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也后為襄子所殺左傳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擒之而乘其車繫桑本馬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勇遂巡躑踏皆不進意

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常嬰羸恙藜藿無甘旨之膳松檟闕遷厝之資撫躬有無何心天地故寢食夢想噬指之戀徒深歲時烝嘗崩心之痛罔極若僕者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士乎况屬天倫之喪奄踰七月違膝下之養忽以三年而凶服之

制行終哀疚之情未洩興言永慕舉目增傷

詩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成王免喪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李密陳情表臣以險巖風遭閔出言已早喪父也老母二句見靈泉頌藜藿見上廉使啟負米註史記二世責問李斯曰堯有天下粟糲之食藜藿之羹松檟可為棺擲左傳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觀季孫為已樹六檟於蒲圃孝經喪親章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詩何有何亡龜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何心天地言無聊賴於天地之間也噬指見廉使啟海虞令何子平母喪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日以米數合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會稽太守蔡興宗甚加矜賞為營塚壙

夫怨於心者衷誠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指心以求辭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棄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為非晉君待之逾厚此二者豈貪貧賤惡榮華厭萬乘之交足匹夫之辱也盖有不得已者哉

徐庶字元直始從劉備及備敗走江陵庶母為曹操所得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伯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遂請操密字令伯捷為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改醮密時數歲感德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師事譙周門人方之游夏少仕

蜀為郎數使吳有才辨蜀亡太始初徵洗馬密奉表陳情乞終養晉世祖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許之終喪復徵至洛后為溫令守漢中失分懷怨武帝念之免官卒於家邱遲與陳伯之書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傳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晉君待之若舊

人有乾沒為心脂韋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主以驅馳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背恩而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况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

迷入塞之魂母切倚廬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薰之
不貲而使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

乾沒見張司馬啟屈原卜居篇寧廉潔正直以自清
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脂言軟韋言緩
也色養見靈泉頌孔明出師表由是感激遂許先帝
以驅馳本詩載馳驅字顧復見上廉使啟傅會與
附會同后漢韋彪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
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慕容麟攻博陵城危
功曹張猗踰城聚眾應麟守將王克登城數之曰卿
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而號義兵何名實之
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
不顧吾何有焉今人取卿一時之功寧能忘卿不忠
不孝之罪乎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
者也流沙見晚渡天山詩倚廬見上廉使啟

君侯情深錫類道叶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矜犬
馬之微願憫燕雀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
有望老母知歸再拜

錫類天經見靈泉頌犬馬本論語皆能有養句魏王
問諸大夫曰秦攻趙若不勝則可乘敝而擊之勝則
因而服馬於我何損孔斌曰不然秦貪暴之國也勝
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
處堂子母相哺啣啣相樂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
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此只取相
意

與程將軍書

昨見武郎將備陳將軍之言恩出非常談過其實恭聞
嘉惠深用慚惶君侯懷管樂之才當衛霍之任豐功厚
利盛德在人送往事居元勲蓋俗知足以興王業道足
以濟蒼生尚且屈公侯之尊伸筦庫之士

管仲事見論語樂毅燕昭王以為上將下齊七十餘
城諸葛隱於隆中每自比管樂時人未之許也惟崔
州平謂為信然衛霍見帝京篇班彪王命論帝王之
祚必有豐功厚利積累之業任昉宣德皇后令豐功
厚利無得而稱左傳晉獻公曰何謂忠貞荀息曰公
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註
送往而死者謂獻公事居而生者謂奚齊使死生俱
無猜疑禮檀弓下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筦庫之士七

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馬註筦鍵也即今之鎖筦庫賤職也知其賢而舉之出於公故死生不

望其報

若下僕者天地一無用芻狗耳粵自旌賁之辰即逢聖明之歷材不經務不能成佐命之功知不通時不能包周身之慮加以天資木強不能屈節權門地隔蓬心不能買名時議常願為仁由已喪我於吾見機可以絕機無用之為有用隨時任其舒卷與物同其波流者矣其於木也魯般無所措其鈎繩其於駕也伯樂無所施其

御策

獨狗見封禪表旌賁出仕之日也詩子子干旌序以此為大夫見賢之詩皎皎白駒篇賁然來思是也江淹上書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史記周勃天資木強木者質樸強者剛勁無委曲也蓬心見發諸暨篇潘岳誅夏侯湛為仁由已匪我求蒙梁任昉為庾杲之與劉蚪書百齡飄驟凝滯自物千載一朝為仁由已莊子南郭子綦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註吾喪我自亡也見機絕機見高四篇莊子人間世篇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註木生斧柄還自伐膏起火還自消有可用者皆自傷其生也魯姓般名即公輸子也般與班同魯之巧人禮記檀弓般請以機寔孟子公輸子之巧是也揚雄甘泉賦般倕棄其剖

劄今王爾投其鈎繩註劄曲刀劄曲鑿
鈎曲尺也伯樂見太常伯啟孫陽註

不悟聖朝發明揚之詔君侯緝雍熙之道曲垂提獎廣
借遊揚猥以樗櫟之姿忝預賢良之薦當今鴻漸富學
麟閣多英非游夏不可以升堂非夔牙不可以擊節倘
片言失德事暴區中匹夫竊議語流天下進乖得賢之
舉退貽薄德之譏恐不肖之軀為高明之累耳

書堯典明明揚側陋註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
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雍字本黎民於變
時雍熙字本庶績成熙雍和熙明也曹丘生辯士數
招權顧金錢事季布惡之邱生揖季布曰僕楚人足

下亦楚人也僕遊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耶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悅餘見靈泉頌一諾註擣櫟見浮查篇鴻漸見傷祝阿王明府序漢宣帝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署其官爵姓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張安世韓增趙克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邱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牙

呂尚字子牙也

必能一眇增價九術先登燕昭為市駿之資郭隗居禮賢之始則當效駑鈞之用飾固陋之心陶鑄堯舜之典謨憲章文武之道德上以完三才之能事下以通萬物之幽情勿使將詞翰為行已外篇文章是立身岐路耳

又何足道哉

一眇增價見之間篇九術九方皋之術也見崔長史
啟燕昭王問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誠得
賢士與之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
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
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怒涓人曰死
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馬之至
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千里
哉於是昭王改築宮而事之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
任以亞卿遂報齊駕鉛見少常崔長史篇鄒陽諫吳
王書今臣盡知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奸飾
固陋之心則何王之
門不可曳長裾乎

言而不慚者恃惠子之知我也所恨禁門清切造別無

緣官守牽纏風期有限某尚期辭滿倘泛孤舟萬里煙
波舉目有江河之恨百齡心事勞生無晷刻之歡嗟乎
流水不窮浮雲自遠霑襟此別把袂何時恃以平生之
私忘其貴賤之禮

子建與楊脩書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本張
平子書其言之不慚恃鮑子之知我惠愛也詩子惠
然而思我猶恃愛也或曰即遊濠梁事見螢火賦不
知魚之樂註劉楨書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戰國
策段干越謂韓相新城君曰昔王良弟子駕千里之
馬過京父之衢弟子曰馬千里之馬而不能取千
里何也曰子纏牽長故纏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
千里之行今臣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

臣不憚者是纏牽長也人有容不脩德亦如是也晉東遷諸名士遊宴新亭周顛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恨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衆皆收淚謝之百齡

見帝京篇

答員半千書

名姓履歷見叙

寄員半千詩題

張評事至辱惠書及詩把翫無厭慙如有叙上言離恨下最交情篤以猛風乾蘇之談彌以驟雨濕薪之喻雖聞義則徙道存於起予而礙人失倫事均乎翫物借如

誠說蓋足下之不知言倘或劇談豈吾人之所仰望

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書云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翫無厭禮記曲禮下篇儼人必於其倫疏曰不得以貴比賤為不敬也方氏曰孔子儼禹稷於顏回儼之以道也孟子儼夷惠於伊尹儼之以心也子夏以有若似孔子不知聖賢之德不倫也公孫丑儼孟子於管晏不知王伯之道不倫也書旅葬篇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玩人狎侮於人也玩物貪戀於物也

夫鯤之為魚也潛碧海泳滄流沈鯢於勃海之中掉尾乎風濤之下而濠魚井鮒自以為可得而齊焉鵬之為鳥也刷毛羽恣飲啄戢翼於天地之間宛頸乎江海之

畔而雙鳧乘雁自以為可得而褻焉及其化羽垂天搏
風九萬振鱗橫海擊水三千寧豈借翰於搶榆假力於
在藻資江濱涓流之水待堀堞揚塵之風哉

勃海見浮查篇濠魚見螢火賦不知魚之樂註易井
九二井谷射鮒註鮒蛙魚也言井不能上出如谷之
芻流可以射註鮒魚而已鵬見螢火賦搏扶註沈休
文詠雁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趙壹窮鳥賦有一
窮鳥戢翼原野又曹植惡鳥論荆之梟將巢於吳鳩
遇之曰何去荆而巢吳乎梟曰荆人惡予之聲鳩曰
子如不能草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易情也為子計
者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揚雄解嘲乘雁集不為
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註飛鳥曰雙四雁曰乘化羽
四句俱見螢火賦又潘尼贈陸機振鱗南海濯翼清

流本宋玉高堂賦振鱗奮翼在藻見李少常啟陶潛
歸去來辭泉涓涓而始流言微也宋玉風賦夫庶人
之風塌然起於窮巷之間堀堞揚塵勃鬱煩冤衝孔
襲門動沙嘔坎仄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甕牖至於
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激溷鬱邑歐愠心中慘怛成
病造熱中唇為胗得目為賤啗喑嗽獲死生不卒此
所謂庶人之雌風也註堀堞風動塵昏暗也淮南子
揚堞而弭塵許慎曰堞塵厯也廣雅曰堀突也陳孔
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夫綠驥垂耳於坰牧鴻雁載
翼於汙池褻之者固以為園囿之足鳥外廡之下乘
也及其整蘭肋飛勁翮凌厲清涼顧盼千里豈
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語正如此

故張子房之達人也擊水搏風之適馬朱買臣之屈已
也戢翼沈腮之致馬足下雅得古人之致不乏先賢之

遇自守莊筌無嬰魏網亦寧不知在藻搶榆之力非擊
水搏風之助哉而詞旨殷勤深所未諭盍言爾志豈若
是乎

張良字子房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
平相釐王悼惠王王二十三年平卒后二十歲秦滅
韓良年少未宦事韓家僮三百餘人弟死不葬悉以
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東見倉海君得力士徂
擊始皇乃更名姓匿下邳為任俠后從漢高說項梁
立韓成為王成為項羽所殺又歸漢滅羽封留侯遂
辟穀杜門不出朱買臣事見夕次舊吳詩莊筌見贈
高四篇曹子建責躬詩伊余小子恃寵驕桀舉挂時
網又陸士衡與士龍詩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又
洛陽道詩世網嬰我身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魏

綱本子建
之言也

夫人生百年物理千變名利寵辱之形立矣愛憎毀譽
之跡生焉其有道在則尊德成而上幽貞為虛白之室
靜默為太玄之門知軒冕是倘來悟榮華非力致苟斯
道之不隊亦何患乎無成而欲圖僥倖於權重之交養
聲譽於衆多之口所以揚朱徘徊於歧路阮籍怵惕於

窮途

老子厭恥章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註人之一身寵
辱繫焉身寵亦驚身辱亦驚貴畏也若至也畏大患

至身故得失皆驚樂記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虛白見高四篇虛室註揚雄解嘲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遊神之庭其末句曰故默然獨守吾太玄莊子繕性篇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倘來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揚朱徘徊岐路見紫雲觀贈道士篇阮籍見早發諸暨詩

嗟乎霜往露來歲寒不待山高河廣離會無時桂樹寒花公子去而忘返松巖春草王孫遊以不歸去矣員生遠離隔矣音塵不嗣情其勞矣畏途窮谷靜躁殊矣惠存好我無密爾音

桂樹本淮南子見高四篇巖桂註郭璞云桂白華叢生山峯間冬夏嘗青間無雜木故云寒花招隱詩怨

公子兮悵志歸楚詞湘君山鬼篇皆以公子目其神亦各以所指而言也又云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註屈原與楚同姓此詩托以招原故云王孫趙至別嵇蕃書云去矣嵇生遠離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意與此正相似謝靈運詩各勉日新志音塵慰寂蔑畏途見高四篇忌途註潘岳秋興賦登春臺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苟趣舍之殊途兮庸詎識其躁靜王羲之蘭亭序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盧湛與劉琨詩趣舍同要窮達斯已詩惠而好我註惠愛也王仲宣贈士孫萌詩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

與博昌父老書

博昌春秋時齊邑名即周之薄姑也秦滅齊置博昌縣漢因之屬千乘郡東漢屬樂安國北齊

改樂安縣隋復博昌唐省樂安安平二縣入焉
書中言移縣就樂安故城是也五代唐始改曰

博興宋屬青州金屬益都府元

陞為州今為縣改屬青州府

雲雨俄別封壤異鄉春渚青山載勞延想秋天白露幾
變光陰古人云別易會難不其然也自解攜襟袖一十
五年交臂存亡略無半在張學士溘從朝露辟閭公脩
掩夜臺故吏門人多遊蒿里耆年宿德但見松邱

莊子田子方篇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
與交臂謂執臂相守也雖相守不能不死此則可哀
也已楚詞溘埃風餘上征註溘奄也朝露見樂大夫
稅詞詩班固幽通賦竟先朝露長委離兮江淹恨賦

朝露溘至握手何言夜
臺見傷祝阿王明府詩

嗚呼泉壤殊途幽明永隔人理危促天道奚言感今懷
舊不覺涕之無從也過隙不留藏舟難固追惟遊者浮
生幾何哀緣物興事因情感雖蒙莊一指殆先覺於勞
生秦佚三號距忘情於怛化啜其泣矣尚何云哉

潘岳悼亡詩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
重壤永幽隔漢書耿恭傳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劉孝
標答劉詔書余悲其音微未沫而其人已亡書簡尚
新而宿草將列泣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
尺波電謝云云過隙見螢火賦藏舟見樂大夫挽詞
莊子至樂篇莊子見空獨騁然有形概以馬捶因

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語卒
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語卒
援鬻體而卧夜半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辨士諸子所
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死
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
春秋雖南面而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
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
識子欲之乎鬻體頻蹙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復為
人間之勞乎莊子蒙漆園吏故云蒙莊又列子行食
於道從見百歲鬻體撻蓬而指之曰唯子與汝知而
未嘗死未嘗生也一指本此莊子養生篇老聃秦佚
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然則弔
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謂其人也而今非也向
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其子少者哭之如其父
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
是適天倍情忘其所愛古者謂之適天之刑適來夫

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詩有女仳離嘷其泣矣註嘷泣貌

又聞移縣就樂安故城廨宇邑居咸徙其地里開阡陌徒有其名荒徑三秋蔓草滋於舊館頽墉四望拱木多於故人嗟乎仙鶴未歸遼東之城郭猶是靈烏代謝漢南之陵谷已非

樂安漢郡名治陽信縣三國魏分置樂陵郡晉為樂安國隋置棣州唐徙治樂陵縣天寶初改樂安郡乾元初復為樂安州至元置濱棣路后改棣州今改武定州以厭次縣省入屬濟南府樂安故城在濟南府臨鎮東八十里漢千乘郡治此開里門也阡陌見帝京篇陶潛歸去來詞三徑就荒松菊猶存劉休玄擬

古詩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亦本春草萋萋之意
舊館見傷祝阿王明府序四望見登崔駙馬樓宴詩
左傳秦伐鄭蹇叔謂孟明曰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
還也穆公曰汝何知中壽汝墓之木拱矣仙鶴見紫

雲觀贈道士詩註漢南
陵谷見叙寄員半千詩

昔吾先君出宰斯邑清芬雖遠遺愛猶存延首城池何
心天地雖則山河四望是稱無隸之墟松檟千秋有切
惟桑之里故每懷宿昔尚想經過于役不遑願言徒擁
今西成有歲東戶無為野老清談怡然自得田家濁酒
樂以忘憂故可洽賞當年相歡卒歲寧復惠存舊好追

思昔遊

任彦昇蕭公行狀蘭桂有芬清暉自遠左傳子產卒
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四望見高四篇無隸
見廉使啟松檟見上裴侍郎書惟桑見送關五還潤
州序宋謝瞻遊西池詩逍遙越郊津願言屢經過又
經過字見帝京篇晉陸冲彭城戲馬集詩于役未云
淹時變遷淳署春戀江水流回首獨延佇于役字本
詩君子于役不遑字本詩不遑啟居註遑暇也謝朓
辭隋王賤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西成本書平秩
西成東戶亦東作之意濁酒見下文巾下澤註魏文
與吳質書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
可復道哉

所恨企予望之經途密邇佇中衢而空軼巾下澤而

軼音

巾下澤而

莫因風月虛心形留神送山川在目室邇人遐以此懷
勞增其歎息情不遺書何盡言意

詩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言一舉足而望則可見矣跂
企同江淹擬陶潛田居詩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
周禮春官巾車掌公車之政令平子西京賦巾車命
駕張協七命爾乃巾雲軒踐朝霧註巾車主車官也
巾猶衣也將駕車以帷幔飾之故曰巾馬援既平交
趾謂官屬曰吾弟少遊常哀吾慷慨有大志歎曰士
生一世但取衣食纒足為郡縣吏守墳墓乘下澤車
御款段馬使鄉里稱為善人足矣過求贏餘自苦耳
吾在浪泊西里間賊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
視飛鳶站站墮水念少遊語何可得也晉宋纖隱酒
泉南山馬岌造之高樓重閣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
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觀而今而后知先

生人中之龍也銘書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
奇木翳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珍室邇人遐
實勞
我心

與親情書

風壤一殊山河萬里或平生未展或睽索累年存沒寂
寥吉凶阻絕無由聚洩每積淒涼近緣之官佐任海曲
便還故里冀叙宗盟徒有所懷未畢斯願不意遠勞折
簡辱速堙論雖未叙言暫如披面晚夏炎鬱並想履宜

又

某初至鄉閭言尋舊友者年者化為異物少壯者咸為
老翁山川不改舊時邱隴多為陳跡感今懷古撫存悼
亡不覺涕之無從也詢問子姪彼亦凋零永言傷情增
以悲慟雖死生之分同盡此途而存亡之情豈能無恨
終期展接以申濶懷取此月二十日柩成禮事過之
后始得可行祇叙尚賒仰系何極各願珍最遠無所詮
宋文元袁皇后武帝待之恩禮甚篤外家貧薄后每
就上求錢帛贍之上儉予不過錢三萬帛五十匹后
聞潘淑妃有寵乃因妃求錢以觀上意得三十萬遂
憤患成疾上執手流涕問所欲言后但視上良久以

被覆面而殂上甚悼痛命顏延之為表策文甚麗及
奏上自益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以致意焉魏文
與吳質書元瑜
長逝化為異物



駱丞集卷三